論衡 角

共五

甲乙錄卷之三

前縣監羅良佐等疏 丁卯四月

伏以臣等亡師故贈叅議臣尹宣擧以節義道學存而爲一世之所宗仰沒而爲後學之所誦慕亦被孝 顯兩朝之禮遇始終無替四五十年之間 朝廷無異議士林無異評不幸年前有崔愼者乃敢投疏輒加詆訾繼以有李景華之疏疏雖不入其所搆誣凌踏亦極狂悖豈非世道之大變哉臣等忽見亡師橫被詆辱豈不欲一疏叫閽以辨罔極之誣哉試見比者自崔愼李震顏以來訟師之章交於公車論

謅詠詠秉權相傾假如不知者猥以臣等視為慎震顏之流則不但為臣等沒身之恥其貽辱先師亦甚故閟嘿自抑以俟不泯之公論而已今者竊聞奉朝賀臣宋時烈又封進一疏其中有觝排宣擧直駈而敀之於詖邪黨鑴之科噫噫甚矣至此而臣等若又泯嘿自抑而已則後之議者其無以臣等爲怵於威禍恬視其師之遭誣而不敢出頭角以辨乎則臣等之恥滋甚玆敢昧賤微之分冒瀆擭之誅輒將宣擧前後受誣曲折仰首暴陳伏顒聖明垂察焉宣擧始與鑴交當是時鑴方矯情飾行盜竊聲譽一時名

士皆慕與之交宣舉之於鑴其契分亦未甞不厚也
及夫庚子禮訟之作鑴實主三年之論而尹善道之
疏祖述鑴語以爲嫁禍之計時烈謂鑴之爲禮說實
欲殺己而善道亦其所嗾宣舉以爲鑴誠妄矣而謂
有禍心則其迹未著不可億逆以斷之况以禮訟爲
邦禁則尤人情之所不厭也旣以此深戒時烈而又
謂鑴本一處士至還納告身自處如此而今乃依合
相門主張邦禮攘臂於讒賊之間是大失身爲書凡
數百言以切責之　其意謂士友之間有此爭端乃
不祥之事左右戒責冀以息爭救乱甞稱曰禮訟已

啟釜歸黨禍將成大亂其勢不止於亡身亡國而已則無狀累臣受國厚恩縱不能報效萬一尚安忍作爲無益之偏論重被萬世之罪責乎其赤心如此鑴既傲然自是不受規戒而時烈則又疑宣擧扶此抑彼之不力此宣擧之所以旣與鑴絶而又不合於時烈者也今鑴果然逞其凶悖終以自敗時烈之言不可謂不驗矣使宣擧而在則不可曰愧服公之先見而已然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夫疾不仁者宜若無罪而孔子云爾者明激之使亂者均有其責也是則君子之所以平心恕物必有其道至於搆

怨結怒激以爲塗地之禍則亦孔子之所戒也然則
宣擧赤心憂世之言當時雖不相契今日宜若可思
者也且人未易知久矣司馬先不以不知安石而不
得爲君子程灝不以不知邢恕而不得爲大賢今宣
擧之不知鑴不害爲馬程之倚也時烈之言亦曰宋
之諸賢亦有誤被京檜所欺者此事何至爲此友之
大累乎豈不然乎今之言者不但曰宣擧不知鑴輒
爲言絶而宗不絶之說欲被之以依違反覆之名夫
宣擧不幸而不得見甲寅以後之鑴今須就甲寅以
前之鑴論之然後宣擧本來心事之正可得而見也

夫宣擧之於鐫固未嘗逞探未形之惡也其心初何
樂於輕絶故舊哉只為鐫無懺悔內訟之意也有疑
怒相拒之色義不可以苟合戎亦存於句辱其勢不期絶
而自絶蓋自是不復與之相規責矣不復與之相往
來矣然宣擧之所以絶者本與時烈之所以絶者不
同鐫已絶鐫猶之不合於時烈也固不足分疏其為
絶與不絶也尚謂誰畏誰逼而宗不絶而陽言絶乎
若云畏逼於時烈則又何為屢劝時烈勿為已甚反
受時烈之疑乎必若立彼我之畏而分之以同異之
論苟以免夫帶累之嫌則此所謂便文自營之計宣

舉之秉心公平廣大必知其無此矣言者又以己酉
擬荅時烈書及尹拯受鑴奠酹爲宣擧不絶鑴之證
所謂己酉擬書者時烈之戊申秋赴朝也宣擧以爲
此又時烈己亥後一初也若能改絃易轍展布公誠
國事猶有可爲者會時烈有書相詢遂草書將荅俄
聞其去國而不果貽其後尹拯以爲此乃先人悬悬
遺意雖已後時不可遂寢因求墓文於時烈也而並
特以相示其書畧曰今日格君之責寔在於執事欲
君之無私意則當先祛吾之私意欲吾君之開言路
則當先開吾之言路昔帝南無言執事篤學於親舊

故有情勝之弊剛過於疾惡故有量隘之病蓋所愛則不知其惡而又未免牽己以從之所惡則不知其善而又未免過察而疑之加膝墜淵與奪高下一任於己意聰明掩蔽好惡顛倒而或不知覺物情之不厭實在於此〻則私意之當去者也石湖兄嘗言儒者之出世當先以王荊公爲前倚衡可也儒者必行己志故不免以同己者爲賢而以異己者爲否動引古昔故不免以承順者爲知我而以疑難者爲不知故詑〻之聲色未免於拒人而附會之風習无恥於面諛以執事好問之勤而人或以聽納之不弘爲病

者主張之有過當處也此則言路之當開者也至於

禮訟之論初爲是非之爭轉爲邪正之辨彼則自以爲

無他心而此則必以爲有私意傍觀者或以爲攻擊

之之已甚則一切論之以收司之律層加蔓延空爲士

論者今十年矣彼海尹者固是貪淫之物寔不可用

其餘趙洪諸人雖所論無據用意偏頗而彼罰既過

被錮既久則誠可蕩滌而用之況如尹許二人縱有

詿誤之失安能終斷以讒賊毒螫之物而不之容乎

今日果能滌禮訟猜嫌之迹先從此兩人而始以示

我無私不吝之心彼兩人者亦安得不爲感悅也哉

時烈見書大恨邊謂宣擧勸用尹鑴可見其未嘗絕也遂執以相詬盖宣擧自庚子以来所守一說非以鑴爲不失身也只爲不可以禮禁而廢之故欲時烈當國秉鈞鋤去嫌怨打破形迹以臻蕩平之道初非有新語也由今觀之鑴穆誠不可用然在往日則俾得革面黙心消禍於未萌自有道理顧吾所以處置之如何耳此於時烈雖未必相合亦安有可以致疑者而其所以深懷恨怒於此者何也今詳書辭首尾勤懇反復欲相達正冀其立於無過之地者宣非情之厚故憂之甚愛之篤故悔之切者哉然今日紛紜

其原皆出於此窃意當時不欲為未信之諫者或自有微意不但以其去國而不貽也而拯之暗投明月遺其按劍者亦難免坦懷輕信之責矣所謂受鑴奠酹者宣舉與鑴雖已相絶非有深讐也故宣舉於常日雖與鑴不通問聞至其遺伯姊喪得鑴慰問而報謝之故正權俊即宣舉之妹夫而鑴之妻兄也故鑴之没也又致書於鑴以相吊則鑴之當宣舉喪為文致奠亦以故意而未見有必却不受之意謂之不為已甚可也未可以疑其不絶也況其見絶慍憾之意即其祭文而可見者乎今時烈之疏則又若以已之

斥鐫專任於擅改中庸註說又以宣舉為尤中鐫毒
有若宣舉尊獎鐫學卒一世而投攸於鐫者然言固
可以若是其任情而為之乎鐫之改註中庸為日已
久從遊諸人孰不知之宣舉常以好新尚奇目鐫所
以鐫戒其病者不啻諄復然其不以此相弃者亦不
過愛其才而恕其妄耳不獨宣舉如此雖時烈之所
以交鐫者亦然也時烈蓋嘗指鐫為異端矣宣舉則
又謂君畏鐫太過耳其意以為古之異端若陸九淵
輩其才學皆過人鐫但坐僭越不足以當異端而遽
立標傍以作爭端此即癸巳黃山再中之語也其後

戊戌己亥之間時烈入都與鑴往來無間於前至謂鑴英才不可不用力加推轂超資迁擢寔出於時烈秉銓之日不但不以為斯文之亂賊而不相弃絶而已故時烈與人書曰愚於少時最與鑴親及見其吹索朱夫子凌駕東方先正則漸疑其所存然情意既深故荷其相處於朋友之後及其喪禮以來所論義於上變故無事於絶而自絶矣據此則今所云以誣時朱子之故不自量度亡身而斥鑴者已過其寔又安有指鑴而斥宣擧之事哉況宣擧自死可斥者乎所謂先治黨與之說乃時烈攻故縣監金克亨語也

時烈話頭素高或於辨論緩急之際其嘗有此抑未
可知然其言本涉於戲况在當時則不害為勳功之
義也宣擧之於朋友其責善尤峻不以數踈或所嘗
勳功時烈者甚多不但己酉一書而已故時烈有言
曰吉甫於吾輩事不見其是只見其非然宣擧則宗
有至誠嘗曰吾輩雖不敢當明廷之憲官猶足為尤
門之靜友吾輩今日出處雖殊禍福同敗何言之不
敢盡乎其欲琢磨相戒不間物我如此雖使時烈有
先治黨與之說其肯以此為嫌者哉乃知今日欲假
此說立為公案推以斷之以邪說害人之律此雖使

其門人子孫爲此說猶爲不知先故分義而不免強
引妄揣之罪又豈料時然當其身而有此言哉宣舉
之平生所遵守者其外祖文簡公成渾之學也所就
正者文敬公全集沂其父文元公長生而爲文成公
李珥世嫡者也所誦讀尊信者四字集註章句小近
家禮等書蓋推家承師傅而會其極於朱子法門其
淵源之遠門路之正有非諸人所能及者雖不出而
施其有於朝廷其立身行己本末俱存其遺言緒論
及文字著述俱在人耳目不可誣也不知其尤中鑴
毒而爲世道害者果是何事覘救宣舉而投入於鑴

者果是何人況以鑴學為勝於朱子黨鑴而背朱子者世豈有如此之人哉使宣舉果皆有此豈獨時烈知之而人皆不知哉疏中所謂以生前未盡之說質之於祭文者似指宣舉初朞再祭之文若其將葬操文自奠則其辭儘無疵摘奬其節則曰砥柱不傾一星孤明讚其學則曰愼老之沒型範有在美其操則曰頑廉懦立濂落清風叙其情則曰追遊切磨兩忘所趍其所以相與相許者如此與今日斥之以為世道害者固不似一人之言也其再祭之文則蓋因尹拯受鑴奠而答其文有曰惟是江說少有未契兄若

於海並加原貸我之疑晦庵言即解其意盖以為宣擧雖攻善道而常怨鐫々與善道不可分別必若怨鐫須並原貸善道此其所謂生前未盡之説者耶受眞得失自係後人之事何至以此致懟於幽明之間耶豈本欲責此契券以為今日之話柄者耶使宣擧之靈有知則固當付之一笑矣然異端之爭在於癸巳而禮訟則乃庚子以後事也自癸巳至庚子時烈之於宣擧情義之厚如一日也庚子以後雖以不嚴於絶鐫為宣擧之病亦未嘗有黨鐫之斥江海之説亦不過如此耳今之所以為説者則愈出愈奇變乱

本末之情點化疑似之事頗有非過於無過之迹臣誠不知時烈何故而爲此也人之言曰要之蓋棺事乃可定盖人之始終或有不能如一者而心之所存迹之所履必待死後撮其平生而論之則無誤也今宣擧之沒將二十年其間事變亦可謂備矣借使宣擧果有黨鑴而不絶鑴之事則其迹必有所著不但空言而已徃者鑴亦嘗得志六七年其所以待尹氏者果如何而尹氏之所以黨鑴者果何事也平日雖有妄認妄疑至此亦可以渙然矣今當鑴已稔惡伏法之後必欲被人父子以黨鑴之名其心眞以爲關

係世道而不可已者耶抑欲揀擇不吉之名目以為
拼獲者耶是未可知也至其所謂江都事者則蓋宣
睿於丙子避兵入江都自以君親皆在圍城中不可
安坐度時日既與權順長金益兼諸人呈書分司責
其偷安之失又與諸人約為義旅以為吾輩書生其
於兵事雖無益勝敗之數若能奔走自效於江津守
禦之所則猶可以少伸痛迫哭望之心矣既以分司
以為若有緩急則諸將皆赴江津嬪宮不可无宿衛
遂以儒兵為嬪宮衛卒而承旨韓興一主之及甲津
告急興一乃點儒兵分守城堞俄而賊渡甲津以兵

逼城而誘脅之分司掌相窘迫死策與賊約和遂出
詣賊營即無交兵遺矢之事而賊兵遂入城矣琇原
君世完曾與宣舉儕窩相識時以 孝宗大王之命
奉使南漢謂宣舉曰君可與我偕行乎宣舉即請於
仲父曰彌善尹烇曰江都既陷南漢且危等是死耳
寧往南漢得更見病父而死遂微服為世完從者同
渡甲津及至南漢不得入城遂從世完敵入 孝宗
行中仍得脫敵其伐伐詣闕疏所謂臣於顛沛之際
獲近清光於泥露之中者即此也今之言者乃謂宣
舉與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與妻約死妻死而不能死蓋

宣舉於當時非有受職事也避兵而入兵至而去乃是士之常分固无必死之義也然既自奮與士友約爲義旅則所守之城堞固是死所而所與同事之人固有同死之義矣及至媾事既誠守備亦嚴則雖欲堅守一堞死而不去不可得矣至其同死之人既无同力致死之所則倉卒顛沛之間或生或死乃其事勢所然死者固爲感奮取義以遂其志而生者亦豈爲泄認偷生以負其友者哉所謂與妻約死者宣舉復文敬公金集書曰其時宣舉與諸士友聚謀處身之所已妻知事急遣婢邀宣舉宣舉至則曰與死於

賊不如早决顧一見而訣矣宣擧不忍見走㪍士友
所云據此則謂之有約誓之說者又非其實也然二
事皆宣擧居常傷痛忽欲忘生結之在心而形之在
言故其癸巳上　孝宗大王疏曰丙子之亂八于江
都因與一二士友同志共事及城陷之日士友等俱
死仲父烇亦終致命焉臣則頑然忍性一死妻决於
目前子弃於道傍而獨隨使臣之往南漢者冀見病
父於圍中進不及城下退不塡溝瀆輾轉得脫終至
偸生臣外負朋友內愧妻子不從於仲父而爲奴以
苟免焉臨乱失性處義无狀追思至今恨死不得宣

舉之所以撝謙者自咎乃如此可見其慷慨惻怛恨於至誠非恒情所可及至其引咎不仕則又專以疏斥虜使而免於虜難為至恨深恥而其微意所存宗在於扶大義植人常以此自請遯世特立而不悔故其丁酉疏曰始而妄學陳東之所為終焉不免為尹穀之罪人又曰臣於丙子再上太學之疏而畢竟未免顛沛於江都臣竊以為大可恥也今之論臣本心者或以為與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或以為與妻約死妻死而不能死用此引咎无意仕宦此亦莫非臣之宗狀也然所以為此者非為友也亦非為妻也只

恨臣身之苟活而已於是　孝廟賜批曰嘉爾之守志不変而反惑其太過何者未聞涑東終致尹穀之死又曰爾之所謂死罪無非耿介出俗之行予之所以惓惓不忘而必欲致之者也由是觀之知宣舉之深未有過於　孝廟矣噫丙子之事尚忍言哉南漢與江都一也今日士大夫孰非圍城敗國之餘生而其能守志完節於変乱之後確然不為利祿動者凡有幾人哉當南漢和成之日孰不慨然憤痛欲決一朝之命者然其不能者又豈必為貪生蒙恥之人哉若先正臣金尚憲鄭蘊則其昭日月峩泰山之節又

豈以不死於一時有所增損而其為可歎尚頌當在
辨名者之下哉今宣舉之所樹立明白卓絶真足與
全鄭二臣並有辭於百世尚有可以毫髮疵瑕者乎
且益兼愼長既殺身於前宣舉没齒自廢扶大義於
後死生雖殊所以就一也所謂天下之大信也死者
復生ゝ者真可以不愧矣是故時烈作三學士傳其
卒篇系之曰我東禮義素明遭乱立慬之人甚多如
江都則自仙源金相國以下十餘人且如潔身不污
以守其志者如尹公宣舉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歸於
一致此不須別立傳記只收其行狀碑誌以附此編

之後則其義該矣時烈平日許宣擧之節如此與祭
文砥柱一星同義而所謂與金尚容諸人同歸一致
者其論尤確今也忽更謂與益兼順長相反不假頌
察於前後之相戾者何歟且時烈信以為江都之事
足以慙憤脅伏不可自立於世乎則將深為宣擧諱
雖宣擧欲出効之勿出可也然當時每以己出而宣
擧狒不出為太執嘗有汝望脚伸吉甫回頭然後可
以做事之語其望出而助己也深矣及至今日乃欲
追宗其擠讒之事以為瘢痕之資此果何心哉或者
又欲以微服為奴為詬此尤可笑朱子論子羔不徑

不賓曰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冦盜患難如何
專守此以殘其軀信哉此柴之所以爲愚况徽服已
自孔子爲之矣此果足爲耻乎且時烈最怒尹拯致
疑於木川言根之所出頃年崔愼疏中已提其端其
言甚醜臣不欲究論其首末但以時烈抵尹拯書言
之有曰木川事此高明所深怒者然勿論其事之虛
宲其語之有無而盖欲打愚勿與互鄉人相從此盖
出於尊尚先丈之意也以此觀之其意固似忠厚矣
近日時烈之門人弟子公然以臭穢腥膻等語揭之
通文李景華則又從而揑造辭說騰之於疏章景華

亦時烈之門徒也在李翔則欲其勿作院長於互鄉己之門徒則盡互鄉也而恬而相容者何也然則欲人之勿疑此說之本出於時烈之門而木川之爲徵托也難矣至此則其所以捃摭齮齕甚於仇讐事之是非義之當否皆不足論噫噫痛矣嗚呼時烈之於宣擧其交際果何如也爰自弱冠許以道義壎唱篪和訖於白首情好不可謂不篤矣宣擧之爲人平正慈良周祥愨至不喜爲矯情驚世之行又其終身山林故利害得喪傾奪黨比之私不入於胷中由是其言論志趣例與時烈多所徑庭然異味固所以相濟

殊塗不害爲同歸不必以水益水以塗附塗然後方
可謂之朋友也今時烈年邵望尊巋然獨存宜若興
懷舊友深追往好如諸葛亮之不忘元直州平朱熹
之追思敬夫伯恭此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方
且欲與旣骨之人計較彼我之得失信其不窮之辯
濟其好勝之私人固有以議之矣夫時烈之蓄此不
平豈止一朝一事而今日事則徒激於尹拯往復之
書詆訕之醜上及於父尹拯雖有過失豈是宣擧之
罪哉怒人非己反詈人之父母者閭巷童孺之所恥
未聞士大夫間曾有此風况於平生親友一生一死

之際耶今人直欲掩耳而走者也宣擧天性峻整好
規戒人然氣厚量宏犯而不校自其生時雖暴慢媢
嫉之人終不敢以惡聲相加乃於身沒之後横遣誣
衊至此豈非命也哉今時烈之爲此者殆非所以却
顧長慮爲天下後世公議者計臣等亦知其不必深
辨而所可痛者宣擧以弘毅卓絶之姿承家庭精醇
之學行義篤於內忠信施於外有尙絅日章之德有
潛龍不拔之操顯晦有權衡進退有規矩士論之所
趨仰而師法 人主之所想望而不可得見者也雖
括囊韞櫝利澤不及於世然人猶以其人之賢黙抑

揚卜斯文世道之汙隆而乃於一朝排之爲邪說斥之爲別人媒孽狼籍爲一世之僇人然　明主無吁咈之辭朝廷無遠賢之議豈以時烈耆儒宿德老至耄及姑將隨順不欲傷其意故耶臣等竊伏惟念昔

我

孝宗嘗答宣擧疏曰余之欲一見非誘以利祿也欲言其無死罪之意至於爵祿苟不欲則不須强焉異日又曰君臣之間貴相知心當以士服引見

孝宗未見宣擧而已以知心許之矣顯宗初下諭曰

先王惓惓之誠終始不捨今予台爾耶以繼述遺志也及宣擧之沒　顯宗臨筵謂侍臣曰予常欲一見

尹宣舉而不能得逆爾云云可勝驚悼仍問其年歲幾何及氣稟強弱嗟惜之意溢於辭表由是觀之兩朝之所以禮待宣舉者專以手誠相感不但聲音笑皃謬爲恭敬而已也今其人已與道殉非有晩節末路之可議也又非有隱慝宿愆昔未發而今始得者也奈何其及 殿下之世而任人之傷毁而莫之恤也伏願 殿下察乎公私之際審乎消長之幾定是非之眞以息紛爭之訟示好惡之正以導趨向之路爲先正洗泉壤之恥爲斯文消百六之厄

兩相前後逆說

先是三月十三日　筵中右相李端夏啓曰頃者奉
朝賀宋時烈上疏有指陳贈參議臣尹宣擧之事聞
其門人將欲陳疏申卞云宣擧之一生行蹟世皆知
之豈待其卞今付政院使之勿捧則庶無紛鬧之端
矣今之攻尹極者比之邪怨此有不然怨之背師在
於利慾而極敬於父子之情自不免大段做錯亦可
以觀過矣領相金壽恒繼曰今尹宣擧門人將陳疏
云若或侵及大老則極非矣若曰此而又詆宣擧則
彼此同歸不韙矣宣擧丁丑後所立卓然士林之所
倚重則豈待其卞而知之其在鎭定之道勿論彼此

一坊勿捧可也　上曰令政院勿捧後二日羅良佐
等疏呈政院還給大槩數十行播傳十七日判府事
閔鼎重上劄請入其疏明是非示懲勸　上不從翌
日領右相請對領相進曰尹門諸人終至抗章原任
大臣陳劄以徑請勿捧大傷事體況其疏中醜詆大
老宜徑睿覽明賜處分焉辭臣等徒懷過慮未免錯
料今則自　上取覽其疏明示好惡恐不可已　上
默然不答右相進曰臣見事昏謬妄有陳達羅疏雖
却其大槩張皇辭意絶悖此如大腫已潰不可置之
上曰今聞卿等之言玆事似無鎭定之望其疏當取

覽處分矣領相又陳此後議論必將日益層激莫可沮抑小臣無調劑之策徒切憂悶 上曰此非君子小人判然之比處之亦未易矣右相又盛陳羅疏之非 上命政院推入

十九日羅良佐等上疏入啓 備忘記一自尹拯得罪見黜之後朝著日益潰裂士論日益乖張釁端層生保合難朋識者之為今日世道痛歎固已久矣頃者奉朝賀疏中尹宣擧之事不過備陳當初源委其所以縷縷規戒實出朋友間責善之至意則有何一毫恨怒底意思有何一毫可卞底誣謗而乃者前縣

監羅良佐等假托爲師伸卞陰懷擯斥大老偃投一疏遣辭無倫造意危險一句一字無非出於毆辱凌踏之意此豈但斯文之不幸實世道之大變也如此醜正鬼蜮之徒若不明卞痛斥夬示好惡則人心漸至於陷溺義理漸至於晦塞而胡紘沈繼祖之類必將接踵而起矣疏頭羅良佐遠竄參疏人成至善趙得重並削去仕版

政院陳啓伸救羅良佐等請還收成命　傳曰承旨吳道一偏護私黨挺身立幟偃然獨啓爲尹拯左袒罷職

副提學崔錫鼎疏 同日

伏見備忘記有羅良佐遠竄成至善趙得重削版之
命而承旨吳道一以伸救良佐罷職臣竊不勝駭歎
之至先正臣尹宣擧篤學力行守志全節寔爲多士
之所宗仰 兩朝之所禮遇而良佐等及門受學景
仰尊慕厥有年所乃者大老之疏語意多有切逼於
宣擧者爲門生者心懷痛迫一言卞白是亦天理人
情之所不容已惟其遣辭之際寔欠和平遜順之氣
寧多殘激妄率之語此則誠不無其失原其本情不
過爲亡師訟寃而言不知擇耳有何深罪之事而今

乃不加覈究施以重律威怒震疊氣像愁慘此豈
聖世之所宜有者哉至於吳道一身居喉舌目見君
上處分之過當出言數奏有懷必達而　聖明不諒
加以護黨之罪臣。從恐今以往朝家過擧雖有大於
此者無復爲　殿下言之也區區之望惟在乎心靜
慮燭觀貽曠收還威譴以靖朝著　答曰日者奉朝
賀之疏不過引曾前規戒之說陳其源委而已所謂
劫逼者何事所謂痛迫者何事旣無可卞之寔則良
佐輩心術之回邪不難知矣且卿疏中有曰門生之
一言卞白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予尤所未曉尹宣

擧元無被誣之事而汲汲伸卞猶恐或後大老之被誣若是其慘刻而曲如求解猶怒護譴如此皆公兇黨之論予不忍正視也 副學初度呈辭遞差

同日司諫李墪 楊前啓畧曰故儒賢尹宣擧家學之正大樹立之卓異固 累朝之所嘗禮遇士林之所共宗仰而大老之疏出於身沒十數年之後故其門生等妄意其揚其過慫而欲一明卞其情可恕何可以言語文字之間迭加以竄斥之典請還收前縣監羅良佐成至善趙得重削版之命 上曰尹宣擧樹立本末孰不知之奉朝賀之疏本非侵攻之意而

羅良佐等托以爲師伸卞詆辱因有記極則三司當
請罪之不暇而今乃汲〻營救至請還收誠極無據

玉堂洪受瀗宋相琦筵中駁遞李壄

府啓 持平俞集一李益壽 二十日

云〻故儒臣尹宣擧道德行誼爲一世之所矜式師
友之所推重今者黨鑴背朱子之說遽出於平生道
義相勉之間黨賊背賢是何等罪累而今乃加之於
入地之賢師則其在生三事一之義瀝血封章冀一
伸暴固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遣辭之際雖或過中
此不過心有痛迫語不裁擇而已豈可以不究本情

迸加威怒哉良佐等雖是微官事関師門情有可恕
請亟寢羅良佐遠竄趙得重成至善削敘之命又請
還收吳道一特罷之命又請遞迎擊李墪之玉堂
備忘記持平俞集一李益壽等徒知私黨之庇護不
恤公議之至嚴徂擊異己挺身營救情態盡露並門
黜

右尹李秀彥疏畧

伏以世道不幸邪論橫生奉朝賀臣宋時烈以三朝
宿德一世儒宗猝被毀三少輩凌慢詆辱云云贈參
議臣尹宣擧自丙丁乱後絕意世事受業於文敬公

金集之門時烈多其潔身自靖之義許以道義之交
実天禍斯文有賊鑴者出而以講學爲名一時群賢
咸與之交及鑴逞其滛詖盡改中庸章句京鄉士子
靡然從之時烈憂其爲世道害癸巳年間與宣擧會
于黃山時烈明言賊鑴誣悖朱子寔斯文之罪人宣
擧以爲鑴但坐過越不足以當異端迯立標榜只作
爭端云云宣擧之所以待鑴者太恕而與時烈異戊
戌七月貽書曰大槩即今人物不過某某高明若欲
有爲和劑之方不可以酸甘而異之也希中在京其
數相訊否又抵書於其妹夫故正臣權諰有曰尤春

握世能與誠希同德否乎私憂過計寢不得安云〻其所謂希即鑴也誠即故右尹權諰也盖於是時宣擧方尊信鑴必欲時烈之與己同而時烈已斥鑴不肯與宣擧合故宣擧以爲憂歎也然則時烈之斥鑴盖已久矣今良佐等之言則若以時烈初不斥鑴而及至己庚禮論後悪其有殺己之心而始爲斥絶者然豈非誣罔之甚乎洎乎戊戌冬鑴闋毋服時烈方在銓席宣擧貽書時烈有曰希仲去喪許久而自上無問訊之教視前時丧之擧未免有權輿不承之歎希仲雖不必見重於世在 聖朝先隗之義不瑕有

害一言導達似不可已敢以具布不料高明便認為
爵希之意也其後時烈以鑴擬進善宋浚吉擬持平
宣擧又以一書兼抵時烈及浚吉曰希仲方在積毁
之中而强迫於狼狽之塗其於公私有益否今欲用
希者通其論議則希不自疎而縻以爵祿則希必遠
走憲職之除真可謂賊夫人之子矣盖宣擧之意欲
使時烈等白于 上待鑴以賓師之位而不欲煩以
職事也時烈以書荅之曰三代後人物宜莫如伊川
而當時呂馬諸賢薦授崇政說書未聞以授官為非
也今見兄書則似以為不敢以待伊川者待希而惟

燕昭王待郭隗者然後乃宜云此則當初愚劣識不到也又曰若果陳情則當曰某人已蔭服請使人慰之耶抑當棄官師事之云耶抑當親臨見之云耶此轂者皆非如身者所可辨得云〻又曰至萃三書凡始責其授官之非此實愚昧不解人意之致而凡之教人似亦不能明言善議云〻今以此等往復觀之宣畢之所以尊鐫而為鐫地者如何而時烈之所以用鐫者果是慕悅而引用者乎今若曰時烈既斥鐫如此而迫於群議屈意用之是有歉於剛克云爾則可也若以此謂時烈之手自推轂而以為不斥鐫之

證則豈不謬乎其後時烈責鑴以懺悔改過之意而鑴意落落良佐疏中所謂責金克亨以春秋之義者即其日座上語也自是以後不復備擬以此觀之前日講官之擬亦猶有望於悛改而知其不可奈何則遂絶之此果禮論以後事乎若夫春秋之義則時烈不啻責之於金克亨一人若見斥鑴不嚴者則輒以是責之其以此言規警於宣擧者豈是異事盖自良佐筆視之則其師固爲尊嚴伏法等語必有不安於心者而自時烈視之則朋友之間諷戒之辭有何嫌擬耶良佐輩乃以此大加駭怒必肆罵以取當然後

夬於心耶已亥禮論之作也鐫為卑主貳宗之說有
識者皆知其〻有禍心而宣舉獨謂之輕脫貽書於
鐫責以自與人事都毀素履夫所謂輕脫者即氣質
之病而出於無心者也宣舉之待鐫於此又未免太
恕矣至於己酉擬書良佐輩以此為一下明之大證
而以臣觀之時烈之以此疑宣舉者未見其過也何
者宣舉蓋嘗以鐫為陰為黑矣良佐輩亦嘗曰宣舉
絕鐫矣夫既以其人為陰為黑而絕之則是便以為
小人也其心苟知其如此則又何以通融保合聚精
會神為言耶夫聚精會神者是君子寅恊之義事末

聞與小人通融保合聚精會神也大抵宣擧始以不
使上尊禮鑴責時烈而又以除官強迫責之旣自以
陰黑宵人絕之而又欲人之信用無間前後言議自
相矛盾以故時烈嘗曰吉甫於鑴實有至誠陽擠陰
助其所爲言使人眩於奉行執此數端而觀之則時
烈於宣擧安得無疑心而其所謂捨鑴而斥宣擧云
者實語也其後數月宣擧下世而鑴爲文以祭之曰
子謂我妄攖世禍吾謂子不能自樹昨年金斗明之
疏以此爲宣擧絕鑴之大證今者良佐等之疏又以
爲見絕慍懟之意卽祭文而可見以臣觀之夫所謂

妄攖世禍者是君子當道消之時相戚而括囊者也苟此宣擧有此言則是與鑴誠心相愛而欲其保身之意也良佐等若謂宣擧未嘗有此則可也欲以此爲絶鑴之證而又欲人之不致疑難也然知人之難尚矣若使宣擧及見鑴之究意則必將愧服時烈之先見而已何至爲宣擧之大累乎今此時烈之疏特歷擧宣擧生時相與規切之語以明尹拯之不能無憾其勢固然而已何嘗有用意誣陥之事良佐輩乃費辭爭較其絶與不絶以爲時烈於己庚禮論以前無斥鑴之事己酉長書以後怒宣擧於身後追爲後

言搆陷七友噫嘻此何言耶良佐等若謂時烈於宣舉生前雖有疑斥之意何至於先後猶爲不捨以爲過慮之防云則容或可也今乃變換其實狀譸張其辭說以爲眩惑之計豈不異哉且其所謂揀擇不吉之名目以爲陷擭云者尤不可測苟使時烈如此則向日疏中又何以有正氣咸萃其家氣質行義非臣之比等語句乎且良佐等點綴時烈祭宣舉文中數句語以爲前後相戾之證時烈之今疏所稱數語又豈非贊美宣舉者乎且良佐輩以宣舉初朞時祭文數句語爲因尹拯受鐫奠而祭而本欲質此契券以

爲今日話柄此宗祖述機關權數之說而自不覺其
誣悖可棄而不足惡也良佐輩又以時烈三學傳跋
文謂宣擧潔身不汚以守其志而今者疏中謂與金
益兼等相反此爲前後相戾夫所謂潔身不汚者指
亂後不仕而言也所謂相反者指江都不死之事也
時烈疏中所謂不復赴擧絶意世路而從事於儒賢
之門讀書札志云者是亦跋語之意也其前後所指
條貫自別以此之謂不瑕顧察前後言語果近於理
乎大抵宣擧以斯文同德樹立卓然生而爲禮遇之
臣沒而享俎豆之奉固不害爲一代之儒賢而人皆

尊仰之則豈因時烈平昔相規之言遽爲小人而良佐輩之忿怒憤罵至於此極耶蓋其所由来漸矣時烈平日言論主於白直宣擧論人多分心跡試言其一事則時烈嘗與宣擧會于山寺辨論鑴事宣擧終以爲若以黒白陰陽言之則希中是黒也陰也其後宣擧又抵書於時烈曰白黒之辨只就其論議上而言人品之鑑則又是別也時烈以此益疑宣擧終始不能捨鑴而有非斥之言矣及至墓文不滿其意則其子與門生内蓄憾恨至於尹拯長書出而本情露矣猶以爲師生異分隱忍以俟矣今者時烈之言一

及於宣擧則公私詬辱無復顧忌一則曰欲與旣骨之人計較得失一則曰怒人非己反詈人之父母士夫之所不爲臣未知時烈之跡果是欲與旣骨之人較其得失者耶因尹拯背師之說而欲明其源委曲折者耶苟使心公眼明者見之必有以能辨之矣至於平生酬酢之言盡爲虛妄而驅之於造言之科甚至李景華李震顔謬悖之言木川凶人無稽之說皆疑時烈之所指使所做出賊鑴之大慝亦謂時烈激之使然末又以爲斯文之消百六之厄爲言夫造百六之灾者當受何罪而其言乃至於此耶云云

答曰良佐輩措語大老極其無嚴而三司之臣相繼
營救予寔慨歎也御之爲師仲下予用嘉焉

辨李秀彥疏語畧　農隱辨錄

疏曰戊戌冬某又貽書時烈有曰希仲去矣云云
止爵希之意也其後時烈以鑴擬進善云云
先人此書非戊戌冬書也乃己亥八月書也若戊戌
臈月書則又有之其書曰如希仲事亦不合先憂黨
事也年前國家之待希也直欲以布衣相見親病而
賚藥親沒而致賻則褒闕而復申前命事體當然而
今玆旣除還遞旣遞還授都無已是更不省有前日

事其不承權輿甚矣云云此書亦在鑴爲進善之後
也戊戌十一月啟鑴擬進善受點吏批啓曰尹鑴以
宣教郎守進善乃是越八階有違法例敢稟　傳曰
改差後三日吏判宋時烈啓曰尹鑴越八階除進善
有違政例此等人當以格外用之仍爲除授何如
上曰依爲之右二条出朝報右書中旣除還遞旣遞還授云
者即此事也今載先人己亥書於前而以擬鑴進善
爲在其後若以爲因先人之書而擬進善者然此點
化當時事案以眩之也
某又以一書兼抵時烈及浚吉日希中方在積毁

云〻蓋某之意欲使時烈白 上以賓師云〻
先人此書即己亥八月書也時同春判銓擬鐫為持
平故先人書如此所謂通其論議者謂取其論議而
用之是士友間事豈是待以賓師之意哉此亦勤攘
先人之意而加以詬病如上文尊信之云耳懷川見
先人此書即引上文戊戌臈月書以先人為初勸爵
鐫而後復如此前後異言云故先人復書曰爵希事
今承明教始覺鄙言之有在也希仲去後許久云〻
疏中所引見上文 其末曰莫非鄙書辭不違意之致而抑高
明未能深究第之本心也每與草廬言及兩台搢世

之道不必在於爵位至於希中反以縻爵為先乎此
其先後書意也先人又於己亥正月書并論草廬曰
執事之進此兄亦恐不在於憲職也使其言計得行
於台座是乃真用草廬也炭翁用舍亦然云則此亦
欲待草炭以賓師之位者歟蓋先人之意以士友間
言款相通為急務驟加虛名為文具故所論草炭及
鐫皆一揆也況書中賊夫人之子之語此果欲待以
賓師之意歟（怀川之病在於自是不納人言款故以是告戒）
時烈以書答曰希之道德云云又曰若果真情則當
曰築宮親臨云云又曰至茅三書云云今以此等往

復書辭覗之某之所以尊鑴而為鑴地者如何云ヒ懐川此三書嘗所未見未聞者也懐川己亥九月一日答先人書曰多少警誨之語不勝銘感芽辭吉有不可曉蓋自是分明而芽之愚迷不能言下領悟百芽論迷者固當直言幸乞提教云ヒ今未知此書因先人何書有此說話而與此疏所引愚迷不解人意之致而凡之教人似亦不能明言善誘云者語意頗同意者懐川初作答如右旋覺未穩改送而其本草留在今以搴似耶（懐川己亥十月書有曰別紙敢裁復慴而語多妄芥次且不敢言既裁不送以此可推）芽今覗其辭意則寔是不平之芥也先人

書所謂先隗之說只是引喻之言豈有眞欲築官師
事而不敢以待伊川者待之之意乎所謂問訊云者
是謂前日於鎸恩禮優越而後遂漠然恐爲朝家之
闕失故欲脈川之一言而已豈有欲眞使人慰之親
臨見之之意乎此皆脈川之勸說而於不平故其
辭氣之不中如此今乃引以爲先人尊鎸之案亦猶
上文所謂待鎸以賓師之說下文所謂加鎸以殊禮
之說也先人之意何嘗如此抑有所不可知者此書
辭意如是急遽而何無一言隻字以不可尊用朱門
罪逆之意杜塞先人之諳耶然則其所謂合鎸而斥

鏶而伏法云者果在何時耶先鏶伏法設謂逢場言語而舍鏶斥之必有文字許多從復書中豈无一字髣髴於此等語句何耶禮訟之前宗无一書論斥扶鏶背朱之非此顯道疏中斥其非宗也

時烈等之用鏶其迫於群議而非己心之所欲云云若謂時烈之手自推轂豈不誣乎云云知其不可奈何遂絶之此果禮論以後事云云

懷川疏既以為忘身斥鏶云則安有迫於羣議而手自擬望之理誰擬持憲亦過矣況超八資乎若謂迫而用之則是時猶不以爲罪逆可知也既自擬望而

又以此等人格外用之之語啓於　榻前則此非所謂
推轂乎羅疏既載癸巳異端之爭於上文則豈以懷川
爲元不斥鑴也特言其所謂忘身斥鑴云者爲過其
宗而含鑴而斥又過之過也況懷川書和叔書以爲
情義既深故荷其相處於朋友之後及其喪禮以後
无事於絕而自絕云云若爲忘身而斥之則安有処
之以朋友之理乎此尤見禮論以後事也懷川之庚
子以前所以処鑴者庚子後大異者不待多言即此
二款迫於群議処以朋友而可見矣且丙申鑴之還納告敕官
誥也懷川極加贊揚至以伯衮稱之己亥春鑴之有

山訟也脉川以為不可以訟者待徵士直請不審而
决給先人抵脉川書有曰聞希中訟事執事直請不
審而斷决非但此有害於事理寔非愛希之道云〻
稱之以洎矣不審而决訟其所以尊而而為鐫地者
至矣戊戌之不可奈何者已夂又待以徵士此亦迫
於群訟而不得已者耶此果遂絶之者耶
鐫又文以祭曰妄攖世禍不能自樹云〻
此自是鐫自文之言耳先人戒鐫之書具在覌於諸
書先人之意可見矣或曰袁貞嗃矣或曰倚门誨淫
或曰自介危棧或曰滿身垢污全無近似世禍等語

矣且鐫之祭文全篇多含愠懟之意而今只拈出此一句以釋之曰非愠懟之意不亦頗乎

質此契券以爲話柄此宗祖述機関之説云云

噫此宗悵川本來病痛也蓋悵川平生使用文字必尋其來歷其譏誚人処尤喜暗用使人不覺而意已稀至故雖於所譽之処必留下不好底語句於其中外若褒貴而宗設譖瑞其心志之不和平如此而不知後世之可傳者在人而不在文字也如白軒之壽而康之類是也使人後見其用心之痕跡亦何益哉

獻納崔奎瑞 朴臣窩見疏其書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臣竊伏見故儒臣尹宣擧奉朝卩臣宋時烈同時相
友俱為一世宗儒士林之所以尊仰景慕者夫豈有
異同刱及至今日不幸是非之端出於兩家人心之
疑惑衆競之靡定誠无足恠而朝廷不復叅究人情
呂以抑塞一邊為鎮定之地至於言逼其父而反咎
其子之私痛公訟其師而欲禁門生之伸卞此常情
之所甚疑惑論議之日益纖激者也羅良佐之陵踏
元老誠不為无罪然其本情亦出於各為其師而言
不知擇身自朝家明其是非示其狂妄則可矣何至
於荒裔之竄配刱喉司之覆逆坮閣之陳啓蓋出於

此而殿下不賜舒究遽加威怒遽罷譴黜一節加
於一節終至朝著日空補闕无人臣未知此何擧措
此何景象臣竊覩此事雖曰士林之是非初亦何関
於民生之休戚國計之得失而勝負相角之際國已
先受其病矣今者人无賢不肖不問玆事是非皆曰
亡國之禍根必在於此臣誠不欲出而當戢推波助
瀾以重病國之罪
答曰疏語无非伸救之意予寔駭然也
廿五日執義李弘迪並停三啓羅良佐吳道一洪受瀗之啓
正言林瀼崔錫恒掌令李宜昌并上疏伸救被譴諸

臣又斥玉堂迎擊之非李弘迪綈傳之失俱　不納

前府使韓聖輔等疏　十三日

伏以臣等竊伏見羅良佐等疏本孫以為其師贈叅議臣尹宣擧伸卞而其所以搆捏奉朝賀臣宋時烈者固有紀極云云良佐等之言曰己庚禮訟之作時烈謂鐫之為禮說寃歆殺己宣擧則以為謂有禍心則其迹未著不可臆逆以斷之又曰以禮訟為邪慧尤人情之所不厭又曰左右或責冀以息爭救乱又曰宣擧既與鐫絶而又不合於時烈又曰徽之使乱者均有其責其所為說錯乱語脉不畝倫理臣等請

陳其所以然也當禮訟之初起也鏌鼓爭衡言論喉黨與欲以嫁禍士林交乱朝廷時烈與文正公臣宋浚吉因此不安於朝相繼去國當時　先大王洞燭其凶邪之狀旣命焚善道之疏而慰諭兩臣遂栫棘善道府錮遂等此豈時烈之所嘗知者而厥後兩臣進朝請放善道則其意亦可見矣今良佐等若以時烈為因禮訟設邦禁者然豈不誣乎至於鏌之乐禍之心非特時烈知之當時廷臣孰不知之而特宣擧明其不然曲為庇護士友之間固已疑其心有所蔽則今日其門生子弟欲明其本心者宜效伊川狀明

道沒其條例官之義而其子拯既於宣輩毋譏或錄其贊揚鐫賊之言或錄其爲鐫賊分疏非異端之說或錄其爲鐫賊薦引於時烈之語或錄其爲鐫賊於明其心迹者有若以此爲宣輩之大事業而今良佐等又於疏中節節引起其語以爲出於赤心憂世以此觀之宣輩之所以絶鐫者又安在乎臣等又明時烈之所以斥鐫責宣輩者初不出於禮訟之故也時烈自少一言一動必法朱子朱子嘗說孟子闢楊墨之義譬之逐賊以爲若說賊當捉當誅便是主人邊人若說賊也可捉也可恕便是賊邊人時烈深体此

義當鏌之凌駕先正吹索朱子也便以為斯文之賊
而宣舉所以為鏌庇護者不翅也可恨也可怨而已
則以時烈任道憂世之心安得无忘身斥鏌之事又
安得无先治黨與之說乎今據宣舉年譜則癸巳七
月時烈與宣舉會于黃山書院時烈極言鏌之為異
端則宣舉曰公何畏希中太過不須自作爭端以為
不若子之資時烈乃引朱子譏呂祖謙陽擠陰助之
語以斥之且於己亥三月故參判臣李惟泰之赴召
也宣舉以書送之曰誠使尤翁終辨中庸如執事之
言則異端二字大起尤門之爭端士林自成鄒魯之

閑場蓋惟泰亦深斥鏌故宣擧慮其激禍而有此言也然未聞古之閑異端者憂其將激禍姑爲之偷合苟容而自我有以止爭端而解閑場也良佐所謂不合於時烈云者正在此等處也且癸巳黃山之會已爰三月之書或在禮訟又年之前或在禮訟數月之前則良佐等所謂時烈以亂賊斥鏌黨助責宣擧之事爲在禮訟之後而其前未嘗有斥鏌之罪云者非誣則妄也折良佐等必以時烈之斥責爲在禮訟之後然後時烈之斥鏌可以歐之於私嫌而宣擧之右鏌亦可免春秋黨與之律故也且鏌於丙子亂後以

講學為名而宣舉以望重之士極其推尚今考其年譜則壬辰會駱江尹希仲于東湖希仲紗年自悟有志於學立心制行不泥古人讀書講義不拘註而言論見識宗有超詣過人者惟其贊揚如此故一時士子靡然從之至以鑴所改中庸註說傳謄誇耀時烈嘗至其從侄故掌令臣基厚家見鑴所著書而問其何從得之則基厚舉一時英才而言曰某某等傳看因送於侄曰此說勝於朱子使侄讀之矣時烈投地曰何物尹鑴乃敢如此汝等又何敢如此基厚曰然則尼山尹某何以亦如此時烈曰以人之誤而效其

尤則汝之不肖甚矣基厚即悔而改之其餘則猶執其迷皆曰宣舉是牛溪外孫亦且尊尚云爾而不知其爲悖妄也鑴又作理氣說并斥先正臣李滉李珥成渾之見解而至於渾則尤加凌侮時烈疏中所謂文簡公成渾不數者以此而宣舉於此亦不知惡是非惑之甚者乎是時非但時烈疑宣舉雖以宋後吉與人之書見之其曰吾父子以不尊希仲得罪於清議云者蓋亦不平之言也夫如是故時烈每慨然於宣舉相逢則必苦口力爭而宣舉非惟不之從方且以鑴爲經綸大才而以其誣悖朱子不過爲賢者之

過越而反以時烈之斥鑴為疑之太過畏之太甚故
時烈常痛恨曰如吉甫者於鑴尚且如此則少輩之
奔趍又何以禁抑乎然則時烈疏中所謂覘嚮宣擧
而投入於鑴不勝其多云云者乃擬宗而言而良佐
等一敵之於虛妄豈喋等未詳事宗而然欲良佐之
言又曰時烈入都與鑴往來無間至謂鑴英才力加
推轂超資逕擢宗出於時烈秉銓之日不但不以為
斯文之亂賊而不相弃絶而已此亦欲以用鑴之罪
敵之於時烈而以宗其不絶鑴於禮訟之前者矣然
良佐等徒知時烈之用鑴而不知其使時烈用之者

宗宣舉之所為也何者宣舉屢度移書時烈既責以
鑴之去喪許久而不使上聞訊又論當代人物以鑴
為首而勸其数相問訊又以為必納鑴之論説然後
方可以濟事至於與人書深憂時烈之不能與鑴同
德而至曰寢不得安云云夫宣舉之引重鑴於時烈
者既若是勤悉而當時大臣近臣或有推讓其位之
意或有自上親臨之請則其一世之靡然可知時烈
迫於羣議擬鑴以進善之望宣舉又貽書諸責時烈
以為希仲不可以職事相迫也其意果欲待之以不
名之禮也其時往復諸書皆在於李秀彦疏中若覌

其書辭則可知時烈之注擬鐫者正以見逈於宣舉
而出於不濟己也然故忠貞公李厚源嘗責時烈曰
公嘗謂鐫為異端而今擬於進善是欲使世子學異
端耶時烈答曰物議既如此且念朱子嘗斥陸氏禪
學而猶使其門人聽講吾之注擬鐫即此意也且時
烈擬進善之後即往見鐫復責以改註之事鐫傲然
自是曰子思之意朱子稍知而我稍不知乎時烈遂
明言痛斥而起其後不復擬一官之望則此果為力
加推轂而一往見之責之不悛故亦不復相見則此
果為往來無間者耶其後湙吉継判銓書亦逈於群

訟擬鑴以持平淩吉以不及知時烈之意移書深謝
此皆在於禮訟之前則時烈之所鑴果由於禮訟而
其所注擬者果出於己心乎良佐等又曰今之言者
不但為宣擧不知鑴輒為言絶而宗不絶之說欲被
之以依違反覆之名此是良佐輩之所深怒者而注
等抑有說焉請且以鶴寺會話之語及宣擧己酉擬
贈之書明之乙巳九月時烈與宣擧及李惟泰會于
公州東鶴寺時烈謂宣擧曰兄於鑴尹近日所見如
何宣擧荅曰彼便是陰也黑也時烈曰然則兄交道
如何宣擧便厲聲荅曰豈有謂之陰與黑而不絶之

理乎宣擧去後惟泰謂時烈曰吉甫外雖莊嚴內宗
虛㥘向者之言未可信也時烈責之曰寧有如許吉
甫乎凡誤矣其翌年三月宣擧又變其說與書於時
烈曰所謂白黑之變只就論議上而言人品之鑑又
是別也時烈於是深服惟泰之明見又以書謝之曰
有知无知奚止較三十里也蓋宣擧面從時烈法語
之言而退有後言仍守前見也及宣擧沒後其子拯
又以書申告於時烈曰偶閱門下所送遺札得一段
宗申東寫之議敢此寫呈即論議人品云云之書也
時烈於此因疑宣擧右鑴之心其子亦欲遵守而為

空論也及己酉擬書之出則又劾時烈以解禮禁力
言鑴穆不可斷以謗賊而劾其消融保合聚精會神
時烈於此又疑宣擧之終始眷眷於鑴而復守當初
之誤見然則時烈之於宣擧疑其言絶而寔不絶者
不可謂過也惟泰又嘗語時烈曰吉甫以公之責不
絶鑴稍存形迹於鑴則鑴大怒而擧江都之事曰吾
嘗以交渠爲辱矣今欲相飭則於吾淸快吉甫因其
妹婿故正臣權俊聞之大生惶怯復與鑴相尋過於
前日吉甫之尋鑴誠非本意云時烈聞而慫恿曰朱
子謂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今於吉甫益驗矣

令良佐等全昧此等曲折乃以宣擧之右鎸敵之於
赤心憂世以時烈之所鎸為激之使乱而謂時烈於
今日宜若可思云其亦无嚴甚矣子曰疾不仁乱也
良佐等又引此說為時烈激禍之證夫所以不仁者
豈指夫包藏凶惡之人也大舜之言曰而難壬人釋
者曰乱猶絶也壬包藏凶惡之人也時烈之於絶鎸
正用此道未聞自古聖賢於大奸兇猶相保合聚精
會神而同做事也良佐等又以擬書中去私意開言
路數款語謂時烈大恨於此而若以時烈之所宣擧
為出於悪規戒而追為報復者然此尤可笑良佐等

既曰宣舉於時烈不以斅斯䟽為戒又以為己酉擬
書終不送示者不欲為未信之諫其所為言自相矛
盾矣宣舉擬書果出於朋友規戒之誠心則時烈雖
已還鄉何妨仍示而既不能然拯之持此書示時烈
又在於父歿五年世道將傾之會時烈於宣舉父子
其疑則滋甚矣又安有大恨而追為報復之言耶若
如良佐等之說則己酉以前又安有大恨於宣舉而
許多規責世所共聞之言有不可勝記者耶宣舉生
時時烈嘗謂人曰吉甫於世變人情則熟而於學問
義理則生其弊將流於鄉愿極之醜詆時烈者亦未

必不偏於此也良佐等又曰時烈欲與既骨之人計較得失又曰時烈興懷舊友宜若朱子之恩敬夫伯恭臣等請因其說而明之昔朱子與呂祖謙呂言論少異而每斥之以浙中恠論壞人心術至謂伯恭死後百恠都出渠自有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其所以詆伯恭於身後者不下於時烈之詆宣擧於今日則豈悖於天理人情而朱子為之哉然伯恭門生子弟未聞有因此恨怒詆毁朱子如良佐等之於時烈也良佐等又曰時烈徒激於尹拯徃復之書詆訾之醜上及於父時烈於宣擧父子前後忠告欲為救援之意

可謂至矣而宣擧以後欲救鑴之故自貳於時烈而
極又怨時烈之不滿其父遂至於誣辱夫極之非時
烈近在數年之間而時烈之責宣擧以黨鑴者自初
而然矣非怒於極而然也何故渠輩安於初怒於今
也且良佐等拖引故縣監金克亨等遽然有為鑴分
謗之意其用意可謂深矣時烈嘗與贈佐郎臣宋尚
敏語曰吾於吉甫泰叔嘗有先治黨與之斥未知何
如尚敏曰吾於尹丈承教久矣見其家法制行則今
世罕比惟論議常在利害上此未可知也仍問時烈
金丈之意如何時烈曰泰叔則即有遜謝之意而今

日稀強不可合者吉甫而已蓋先治黨與之說雖一
言於克亨而於宣舉則常以此責之不已此時烈前
疏所以〻過當自咎者也大槩鑴以辨給之資聘變
幻之說一世風靡固无恠也時烈亦初嘗親愛旣悟
之後痛加觝排並攻其扶護者而其於宣舉尤致其
丁寧者蓋以宣舉之可惜尤非諸人之比而其所去
就亦自不輕故也且良佐等以鑴祭宣舉之文為宣
舉絕鑴之證而令以其文覩之其曰子謂我妄攖世
禍者是宣舉以 先朝之府鑴時烈之斥鑴為世禍
也其曰我謂子不能自樹者是鑴以宣舉心是已見

而見逼於時烈而不自樹立也此皆相愛相惜之言
而其子旣受鐫竄而又令謄此文則所謂不朋絕而
自絕云者果能成說乎宣擧於鐫旣死攻其禍心之
事但有戒以攖禍之迹而於時烈則作一長書竟不
與若是而謂之左右戒責冀以息爭救亂者臣等不
敢信也至於江都事蓋宣擧當丙子春倡率多士請
斬虜使自製其疏其言曰寧有將守義而甞不可以
不義而存及入江都又上書分司責其偷安遂與諸
士友請於分司自列行伍分守城門而約與同死及
虜兵渡江金益謙權順長等與文忠公臣金尚容同

焚死於南門宣擧乃俯為奴苟免則其平日自許凛
烈氣像都消盡矣然於亂後歸依先正臣金集之門
篤志為學絕意世路時烈不念舊怒與之相友頃日
之疏言其江都事則曰與權順長等相反言其亂後
事則讀書礪志氣質行誼非臣之比也嘗以為畏友
而相任矣不幸為鑴毒所中便成別人以為世道之
害者既不諱其短又不掩其善皆出於至公无私之
心而又因尹拯事朝論不和時烈深懷不安歷陳與
尹家相失源委非時烈到今有意於暴揚其過而不
料良佐等於此益懷忿怒以時烈之言一歸於誣謗

至謂之怒人非己反罵人父母未聞士夫間曾有此
風張輩雖欲掩護其師之過忍爲此无倫詬辱之言
加之於大老耶其言以爲當時非有所受職事也避
兵而入兵至而去乃是士之常分固无可死之義欲
以其不死曲成義理而斥時烈相反言之此則良佐
等不但誣時烈亦所以誣宣擧也何者宣擧名雖爲
士其前後自處有加於尋常受職事者而守堞之後
亦有士死行伍之義則何可以兵至而去自托而苟
免也今觀宣擧疏章及與人書札則其以江都事負
罪引慝而懇憤自悔之意溢於辭表此正宣擧首補

過者也且宣舉江都時事其見於故家記錄及公家文書者有足以著當世之事而就以表著一事言之江都亂後宣舉已有逼殺其妻之謗蓋江都死節婦女皆即旌門而徠宣舉妻未蒙旌褒之典四五十年後始因進臣陳達許立旌門當初宣舉亦非不言其妻自辦死節而宣舉方為辱人又似自明故世訟不之信矣及宣舉自守三十餘年終身不出而後世訟始以其言為可信有此進典然則宣舉丁丑後詬謗之溢世推此可想此亦時烈做謗而致然歟其時宣舉被謗至於如此、其所以懟憤自廢而今之言者

至以宣舉為稀保幽貞稱其節義欲冠於一代諸賢亦可哂也良佐又引時烈三學士傳跋語及祭宣舉文中數句語以證時烈前後言辭之相戾此尤有不然者宣舉江都事雖與權順長等相反其亂後自靖蓋恥其不能死於江都欲有所追補則其心亦固在於節義故時烈於其跋文先叙江都節死之人又下一轉語而及宣舉以為事雖不同〻敀於一致既曰不同則便是相反又曰一致則是許其亂後守義也祭文中砥柱一星等語亦指其亂後事而其文又有中罹大難匪欲尾全之語尾全既不如玉碎則即此

祭文褒貶亦自可見何可謂前後之言相戾也且其
所謂南漢江都一也之說亦必有所指斥而又引先
正臣金尚憲鄭蘊事以爲與宣擧并有辭於百世益
可見其詖遁之甚也夫南漢當時之事誠天下之大
變大耻矣然 大駕下城時抄聚若干臣僚以從其
餘則並令留在山城 大駕還都之後落留諸臣或
還都或還鄉此其與江都城陷虜騎乱入殺戮俘繫
之日其勢懸殊是故江都死節固多其入南漢則无
之如金鄭二臣當其爭搆事之日雖不勝其憤惋或
絶粒或剚刃而然終不能死者以其身无汚故也豈

倉卒被侍爲奴苟免者同日道哉至其所引微服等
語固不滿一哂而張輩亦何敢以宣擧爲奴之服擬
之於孔聖過宋之服哉此亦鎸侮聖人之餘習也且
良佐等所謂木川事亦有曲折宣擧沒死尼山士子
將立祠發文以告傍郡木川人有以江都侍奴豈合
享祀書於通文之後者時烈嘗聞此說而痛其士習
之不美適遇李翔則方爲木川院長時烈因擧此事
以爲此地士習如此君將何以糾正乎翔乃使院任
摘罰其書八字者而木儒未的其出自誰手必須考
其筆跡然後可以得其人故通文尼文還索其文則

尼儒荅以當初通文旣不還到而久遠之事亦未必起鬧及不儒吾通則又荅以通文還到而元无懸錄之事所荅自相牴牾而極乃屢詰其言根於時烈而歸之於時烈之做作夫時烈之初以此才於鄉者固出於尊宣擧之意極反致疑於時烈噫造言辱人鄉黨自好者亦不爲之而極乃以此疑時烈則其他又何說哉良佐等又以時烈斥木川人以互鄉而不斥李景華等通文與疏語至謂已之門徒盡互鄉也而恬而相容夫木川人云云固是宣擧丁丑所被之謗厥後樹立世稱爲後賢則其在爲賢者諱之道何敢

肆言如此也此時烈所以深惡至擬於互鄉者而其後尹拯妄尊其父至謂先正臣李珥真有入山之失而其父初無可死之義於是士林齊憤欲爲先正於明而仍斥宣擧江都事其中雖或有妄率不中之語亦宣擧所嘗被之詬謗補過後世之後復惹此謗亦拯之所自取也時烈亦非不惡景華等之妄而爲先正於明有此過激之言則豈可與無端詬辱之木儒同敵於互鄉也良佐等又曰時烈信以江都之事足以懲憤麻伏不可自立於世乎將深爲宣擧計雖宣擧欲出劝之勿出可也然當時每以已出而宣擧稱

不出為太執云者君以時烈為劝宣擧出仕者然此
又不然宣擧嘗丁酉歲將詣闕陳情時烈止之曰君
常執不拔之志今日遽出何也宣擧荅曰今日之行
非欲出也欲明不出之志矣時烈曰不出之志已累
陳於前不俟駕之意已明累川之行今者更有何説
乎宣擧不聽而行每以儒服詣闕呈疏而聽批時亦
以儒服詣焉所見異常浚吉曰君之儒服之節世已
知之矣且在都下久煩　聖上之慮竹亦所未安盡
亦投疏亟歸之為愈乎宣擧遂從之又於己亥　大
喪赴臨闕下　顯廟賜以廩食宣擧受之時烈又謂

之曰君嘗堅守高標今何處度所受乎宣擧不聽蓋
時烈本欲成人之美故未嘗一言動之仕矣及其造
朝方欲伸大義於天下恨其步吳同志而送論一時
人才則宣擧及其兄文擧固可與同事故乃有脚伸
回頭之言非直與書而動出也良佐等又以一生一
死爲言時烈之於宣擧生盡責善之道死後所処又
若朱子之於呂祖謙則此果爲有間於生死耶至於
爲鑴毒所中便成別人云者宣擧嘗有右鑴之心至
以論議人品分而二之爲此不成道理之言其爲別
人已可知矣宣擧身後鑴之禍果如何而其子猶不

服時烈之先見必以其父保合之論為是與之相抗
致此紛紜朝論潰裂國事日非則此无非宣擧平日
誤入之見有以致之其果不為世道之害乎蓋時烈
之於宣擧雖朋友情義終是不衰而每憂其言論見
識之差謬勤勤規戒必欲救藥之意覌於平日諸書
不翅多矣至於相對辨論之時宣擧語窮則輒作色
而言曰義理无窮公豈獨知而我不能知之乎時烈
笑荅以為吾於公言之是者有何不從而公於吾言
輒以怒色相加乎兩人氣像之不同於此亦可見矣
今良佐等反以時烈為恨怒於宣擧之規戒此果近

似之言乎今良佐等又曰宣擧終身山林利害得喪傾奪比黨之私不入於胷中由是其言論志趣例與時烈多所徑庭有若以時烈爲牽於利害得喪傾奪黨比之私者然噫此正宣擧之病而移之於時烈也時烈之所以病宣擧者正在於此其所以不合者亦在於此而今良佐等爲言如此者豈亦欲爲先發制人之計者耶苟使時烈有計較利害之心則何以斥宣擧掐奉慝踢至於此極而取困於謗賊之口哉良佐等又謂宣擧之平生所尊守者其外祖文簡公成渾之學也所就正者文敬公金集泝其父文元公金

長生而爲文成公李珥世嫡者也又曰推家承師傅會其極於朱子法門淵源之遠門路之正有非諸人所能及也此其意蓋以淵源正脉歸之於宣擧而排斥時烈於斯文之外至以公私消長是非好惡之辨勉於殿下而又以仁賢空虛社稷危傾百六之厄等語歸罪於時烈有若元狀小人禍斯文而误邦家者然臣等於此不能无憾於皇天之不仁使世道至此也噫良佐等既稱爲師訟冤臣等亦爲師訟冤其而造是非之公惟聖明可據寀迹而辨之矣宣擧本以仕宦家子弟好爲談論只事科業及經江都事

年已二十八矣始乃依敞於全集之門從事正學而
然舊習猶存新嗜靡甘未免有世俗依違之念此時
烈所謂於世情則熟於義理則生者也然其服事全
集之後志存宗學士友取之舊謗漸消至與旁梠之
列宣舉之於集其恩莫大故及其卒後未在殯側日
黍祭奠其家人皆感其誠心而宣舉墓表乃以從遊
於全愼齋諸公間爲言謂之從遊諸公則是又不以
集爲純師也近年以來世間或傳尹拯家欲以先正
臣趙光祖道脉敞之於成守琛及渾父子直接於宣
舉而至於李滉李珥金長生等則欲敞之於别派以

為斥時烈之詐云矣今良佐等雖不敢及此若以宣
擧墓文觀之甚不以全集爲純師者蓋亦做之於別
派之意而良佐等猶爲承師者豈以尙有嚴畏之心
而然耶況宣擧之於文元公謂之泝則尤非其宗也
宣擧嘗與士友會於書堂忽於文元公斥不遜語繼
有一人向文簡公亦斥不遜語則宣擧不勝其憤便
批其頰以此而謂之推家傳師承上泝文元公之淵
源則非臣等所敢知也至於時烈弱冠之年受學於
大賢之門道學文章爲諸賢領袖故　孝廟　顯廟
之恩禮又視諸賢爲最又其著述遍一國而一言一

篇无非淑人心而扶世道者故四方風動學者尊慕
如泰山嵩岳盖自丁丑後至于今五十年間使禮義
大明於一世者是誰之力也然其心法嚴正見人心
術之微少有害於義理者則未嘗饒假故不悅者滋
衆口不言而心怒者盖已久矣及尹拯以其門生視
為仇讐蓄憾積怨乃至詆辱於筆札而後羣憾與之
合勢内外相應釀成私黨世人又見時烈年踰大耋
而其门下士類在前列者亦皆衰邁不復有所畏憚
而見彼氣勢方盛布列三司與銓地此所以其黨日
滋視衆侮寡益肆其氣若使國家体勢尊重紀綱嚴

截則又安有此而良佐等今日之擧亦豈無所恃而然也尹拯以其父擬書示時烈者旣在世道將傾之會又其詆辱之書亦在於朝論旣歧之後其憶度利害潛伏機會者巧且密矣而殊不知識者已覷破其心術也良佐等又以爲鑴嘗得志六七年其所以待尹氏者如何而尹氏之所以黨鑴者果何事也噫賊鑴得志之後上自公卿下至韋布擧被竄逐禁錮其免者無幾至於時烈之門入其被禍尤酷而極以時烈門生於時烈被罪之時得拜恩遷而其辭疏旣不以一言白時烈之冤亦不以一言斥鑴之惡然則其

所以相與者益可見矣大抵鏌之禍心躍然未已其
爲計豈但欲殺一二設義之臣而止哉宣擧於此際
敝冈覺終始扶護至於臨死之年作擬贈之書以爲
中筍之藏而拯又述其家狀叙其出処以其擬書爲
一大論設有若范忠宣之救新州其心所在固已不
可知矣况鏌誅逞伏法之後則在宣擧门人子弟之
道所當怵惕不安諱惡遜謝之不暇而良佐等乃敢
以其師終始右鏌者爲出於赤心憂世而肆然陳達
於
聖明之下若有蔑畏朝廷之意則安敢如此哉
又况江都之宣擧自不諱其偷生苟活之宗狀而深

自悔責則其在後人之道只當明其後來之所樹立
而勿論前事可也何可並與其不死爲當然之義而
反以立懽之人有若傷勇者然哉此其死識死義抑
又甚焉云云
答曰爾等爲師屢屢伸卞之說極其明白痛快其憂
國尊師之誠予甚嘉尚焉
卞韓聖輔疏語畧 疏本出懷川 農隱辨錄
疏曰其子旣於年譜或錄其贊揚鐫賊之言云云
有若以此爲我之大事業云云又曰惟其贊揚如
此故其學者靡然從之云云

先人年譜乃辛亥間明齋所修草本而癸丑請銘時特納至甲寅春見還矣不料其謄留一本以爲今日把持之一案也贊揚云者即所載論鐫少日向學時事也蓋年譜先記先人取鐫之意後記先人捨鐫之由自有本末而甲寅後刪去取鐫一段矣此疏所引乃草本且先人非出於當世只與諸公論時事出処者可略見其行事之迹故明齋取前後諸書節略載録而已豈希以論鐫事爲大事業而特載之耶士子靡然從之之說尤可笑先人之尊信鐫果如彼說他人猶且視而投入則子侄

宜先可論而童士仲文每病先人之推信懷川及
尹鑴常言去甭之英甫希仲也以此吾门少輩於
兩人俱不尊仰而恪撲從兄〻斧斥之尤峻又豈
有他人之視效也先人常曰鑴雖有才學宗輕脫
易與之人物而懷川許之太過畏之亦太甚又曰
人之有過不爲開誘先加攻擊者是推中人於小
人之域者也先人本意如此〻其所以與懷川終
始參差者也今此疏中所引年譜乃壬辰東湖說
而爲贊揚之證鑴之方延譽於士林也懷川稱其
學曰吾輩學問真可笑也稱其操曰壁立千仞執

語句而論之則其爲贊揚莫過於此與先人東湖說孰重孰輕耶

雖以浚吉與人書觀之其曰吾父子以不尊希仲

得罪淸議云〻

庚子四月懷川與先人書始有論鐫學一段曰如驪江之自立己說以異於朱子之訓者其於吾伩家法其大体不可謂同矣其與奸程偽朱者誠不可同科而安知其一轉則終不至於難言也況其徒癡妄者轉相誇耀曰白湖之見高於朱子肆然公誦使人莫之敢攖以故愚妄者誠宲痛傷竭誠盡言以救其一

分則紛然之說四面而起兄謂此氣像可以甘苦相
濟同敝於可口耶曩在乙未冬春兄抵於弟曰吾以
不尊駋之故得罪於少輩云云今之時與彼時又相
懸矣弟雖乞浠彼豈肯受之云云其下又曰昨聞洛
下相傳之說亦是其徒妄相張皇欲以橫駕古今云
此書即禮訟後書也春翁書所謂前後所謂其徒者
未知何人耶其時少輩似不過閔大受黃周卿之流
耳今此疏則改少輩為清議似亦做之於先人之論
點化二字指意顯別非聖輔輩所作美也且脈書極
論鑴學而死一字及於梏鑴斥之之意庚子如此其前

可知擬其書而其誣自破矣

翌年三月某又変其説與書時烈曰白黒之辨只

就論說上而言人品之鑑又是别也時烈深服惟

泰以書謝之曰有智无智奚止較三十里云云

所謂先人書即丙午三月書而即寫寺白黒之説也

蓋懷川癸丑與和叔書則妄先人之有此書故以爲

先人沒後聞可信之士之言而退草廬之言也甲寅

以文字事往復時明齋偶及先人有此書然后懷川

便執以爲前後異言之證甲子書遂添謝李之説韓

跡又添作謝李之説若真有謝李之書則癸丑書何

以謂聞可信士之言而認草言執彼挈此本宗自露
矣

惟泰又嘗語時烈曰某以公之責不絕鑴存形迹
則鑴舉江都事曰吾嘗以交渠爲辱云云某聞之
悵怯復與鑴相厚時烈聞其言而憫然云云　宋
誠伯答宋子愼問答云云

此段大段做揑可以懷川之説破之矣懷之癸丑書
則以爲先人葬後聞草廬之言起不肖輩病且欲爲
彌縫保合之計而受其奠也韓疏則以爲先人在世
時聞其言大生悵怯復與鑴相厚而懷有尾裂之歎

若是宗事則何其前後若是相左乎右二段一則出
於懷川手書一則出於所製門疏而自相牴牾其為
前後粧揑之迹不待證於草廬而可知也然甲寅冬
推見草丈問東窩八字則草丈曰吾不能省記而尤
公甚聽吾必有是言也仍曰尤公之欲攻人也必托
他人之言以攻之使人與人相捽而從傍而病之此
尤公之平生勝筭也君輩為尤公所欺云云推又問
駋尹大恚之說草丈曰此亦曾所未聞云云其後得
見草丈丙午五月與懷川書則有曰及見向者春疏
論戚里者然后此意思一時平了自愧其淺之為丈

夫東寺之會又聞某友卞黑白淫湯之説則若左右手足无拘攣而心體俱康對人言亦甚快活云〻所謂戚里指清風也蓋其時尤草庐春翁之名於戚里先人之不能揞鎊而今皆不然故以為喜幸云耳今以此書覌之則外莊内虚八字可知其非草丈之言也若果為草丈之言而丙午三月懐川有謝伏其先見之書則五月之書安有快活之語乎然則當推之問也依違而若之者猝難以造言故懐川而猶不能甘故畧摘其平日用意處以見其意耳草丈右書又曰聞春翁語兄以我為譏而指春為駘黨不識兄之

於春有何深源必欲春敵邪黨云云蓋其時恢川指春翁爲鍔黨而引草廬以證之春翁見草丈而責之故草丈又以詰於懷川也此亦草丈所謂尤之欲攻人也必托他人之言者是其一事也夫懷川以鍔黨致疑於春翁而亦以草丈爲證則其於先人前後言辭之如此者亦例也韓疏所謂宋誠治問答云云者欲宗懷疏所謂視效捉入之說也宋子愼問答云云者欲宗懷疏所謂先治黨與之說也二人今皆已矣死处可問而亦不過如左所謂草丈說話而已何足多卞世間一種好浮談者談間適其語勢所便畧以

己意聯綴而變幻之以取適一時則有之矣安有斯
夫師友講論義理一一關於心術言行者而可以如
此乎嗚乎韓疏所謂造言辱人鄉黨自好者亦不為
之云者良可畏矣
賊鏞得志之後時烈門人被禍尤酷而拯以門生
悪憑辭疏不一言白時烈之寃亦鏞之悪云云
此段尤窘設可笑乙卯後懷川門徒中衣鉢相傳如
權尚夏李翊諸人情誼最切如李喜朝李秀彦諸人
何嘗有陳章擊鼓以明師寃而被竄禍者哉不過如
黃世禎李東亨輩效力而已又其指身捨命只是地

甲之宋尚敏而已明齋乙卯辭本旣自首製疏之宗又引師生之義乞與同罪斯已盡吾意矣君子語默有節豈可效尚敏爲哉況明齋一疏之後六年枳斥至庚申始復則鐫之得志也果有何事相牽連也爲此說者亦自知說不得乃爲此沒道理之語良可一笑

摠論

嗚乎先人之於懷川其交契固不淺矣弱冠相識至於白首並世連姻事同一家无論道義相期卽情義之親厚非尋常之比矣且先人宗有至誠於懷川必

欲事〻盡善以爲吾道之宗主每曰吾輩出処雖殊
禍福同故雖不敢當明廷之憲臣猶可爲諸賢之諍
友知无不言未嘗放過及至末年言不見信有未得
盡意者而其惓〻之心未嘗已也噫朋友之間義重
則情深生而有責善輔仁之樂没而有悼惜傷痛之
心者非外假而勉爲之也懷川至於先人乃大有不
然者初於碣銘文字極示踈外之意而其後見於酧
酢者種〻近於崎屹此吾輩之反覆思惟未得其故
者也德浦兄自初以爲懷川隙恨克伐護短惡異近
日之事專由責善今以此數語溯而究之懷川之於

先人其終始不相契者庶可想矣自古交際之間忠而被謗信而見疑者何限惟其有此根抵於方寸故發見於辭氣者自不覺其皆出於私意而乃以自誘於晦翁之論浙學不亦謬乎噫誠於中者必形於外天理昭昭無微不顯一時之人雖或不覺後世之公自當斂正今欲以區區口舌呶呶於閑𡎺豈先人平日犯而不校自反不尤之意哉明𤻲之所自痛傷者只是門户分裂標榜角立以貽國家世道之害者寔先人平日之至憂而不知不覺入此境界此為辱親負國公私罪戾死不足以塞責也噫豈可與不知者

道也
明齋與懷川論斥駱事有許多說話皆不足道也蓋
懷與駱少時皆好學能文又有聲譽於士林懷初見
駱抵書同春曰到三山見尹禎駱之初名與之論學三日
吾輩學問真可笑也當初顧相稱亂言如此其後懷川
以潛邸時師傅超擢尊顯駱則以隱逸自處為世所
推駱之為人有才而輕躁淺妄以經書註說為不足
自為論說以誇於人懷則自為篤信朱子凡有著述
言論皆依樣模倣平生以朱子自擬以為令我為朱
子則不可死象山遂摘出駱之改節中庸事以為此

可做象山斥之以異端誠一戲場也及懷名位漸盛
進掌銓衡以貽為進善超入資而授之蓋山林極選
也完南諸人多咎之又自謗於朱子請象山升講座
之事其不以中庸說為罪明矣貽風神俊爽言論豪
逸見之固似有可取者故懷雖詆以異端而猶不替
朋友之情已亥貽有山訟而直請不查而決給其為
貽地猶如此及禮訟之作貽已唱三年之說又以卑
貳宗之危言斥懷至是懷乃以禍心斥貽而始相絶
矣此懷與貽之相始終也○明齋與懷論貽事元是
不關先人不識貽之為人是何大過先人在世時貽

之事只是不靜不正耳今觀懷之爲人无異於駋而
抑又甚焉設使駋死後於懷以先人不識懷爲言則
亦可與之呶呶卞明乎懷之欲以駋事謗先人及明
齋其計欲深既曰鐫誅危宗社是逞也乃以先人爲
黨助明齋爲扶護此乃護逞也逞之罪不亦重乎懷
之誣謟意宗在此而明齋不知也前後書札只明其
事宗曰非黨助无扶護噫此事懷豈不知耶其前後
許多說話皆是故作譸張耳惜乎明齋初不覺彼之
不正如此之甚也
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民之訛言寧莫之懲集傳

以造爲奸僞之言以惑羣聽稗之而呂東莱之言亦
曰凡鑄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則其說
出訛言之害雖極甚切猶未深曉詩人之所爲癙憂
何以至此到今吾家經歷而後方知其爲此言者真
有倫脊而虛僞反淚好莠自口爲虺蜴爲鬼蜮而害
人者宗无古今之異也葢其爲訛也或以疑似或以
抑勒或至於鑿空撰出始出於一人之口一傳再傳
遂以播出而言之本根則已不可方物矣大者上於
朝廷小者行於鄉里聞聽眩乱是非顛倒即末世危
乱之象莫充大於此者矣自甲子北蹤以下至韓蹤

無非造奸偽之言以惑羣聽鑄張為幻以罔上惑衆者而外人之泛見泛聞者或知其訛則有之而訛之所出則无由知之此无他常情之所不到故也蓋宋相位尊年高望隆一時以常情度之八十老師豈長於虛訛如此以故當初聞者駭訝而不敢致疑於長者明竊亦為所欺只疑其门下子弟之做訛久後方知其為自唱自和憮然痛惜不能為心始有本源之疑矣及至丁卯手蹟喜朝問答者出然后本色盡露無所不為自詩人之訛至于後世亦未有如此老之大訛也詩曰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

天鳴乎其此之謂乎

宋李問答　李喜朝問宋相答　甚繁只載緊語　農隱

辨錄

李問彼疏屢千言其於攻先生自謂如束濕薪而宗不成說話其書以先生為己亥以前元斥鎸之宗而旋又謂異端之爭在癸巳且一言一事之同異得失而不害為朋友間琢磨相成之義至於異端與否之爭宗關學問邪正之之大体則其爭又豈非責之甚者乎雖以彼疏言之其自相矛盾有如此不足卞也

宋若未亦以彼蹤謂己亥以前无所鑴之宗而又謂異端之爭在於癸巳此正彼蹤之自相反戾処也然愚於義村爭卞鑴事其未已久癸巳之爭猶是淺陽況癸巳以後爭論之言又不啻多矣此時羅葦形影不及渠烏知其間宗狀哉且未意猶以其時爭卞為切磨相成此辭太雅矣其宗直是相罵至於老氣相加傍觀至於変色矣

辨曰顕道蹤豈為以己亥以前全无所鑴之事耶時以為彼蹤所謂忘身而斥鑴云者為過其宗耳偷異之褒入資之趙山訟之直決是豈忘身者之所可為也

自癸巳至己亥以前彼中之所以待鏞者如何而已
亥以後待鏞者又如何耶今乃汩湅前後不自覺其
矛盾反戾而乃反以人為矛盾反戾耶○癸巳以前
鏞事未甚著緃有言語間酧酢其所論卞者宗始於
此以先人日記覌之則可見矣直是相罵怒氣相加
云云者即聖輔疏所謂老色相加者也果如是則其
後五六年間書札言語及鏞事更无罵怒辭氣何耶
彼喜朝輩亦烏知其宗狀也○又按宋相與權尚夏
書曰斥鏞以斯文乱賊在丁丑乱後斥某以乱賊之
黨又在其後云云而庚辰與炭翁書曰希仲書見謂

末發之旨因兄示云若蒙轉送則庶發蒙篇丁丑後若果斥以斯文亂賊則豈於庚辰要見亂賊之說以亦於蒙之益而況末發係是中庸大旨亂賊之斥宗源於中庸則尤豈亦見其說也此其做虛明矣詎破其偽自多可掬而彼既以丁丑爲說故特以庚辰破之憶世自有知其宗狀者矣

李問江都事使美村城陷之後身無所污而避遁得免於死雖不至於甚害於義其所自處當以爲偷生可愧況爲奴而免焉則其辱身大矣惟其真宗悔傷甘心自處者其所樹立誠足以補過於前

有辞於後論之者固嘗論江都以後之義村為其門生亦嘗於此畧之而徵其辞矣今乃私意杜撰必欲赦之於十分道理反使義村一生所辛苦成就者赦之於矯飾虚偽之地其誣義村亦大矣
宋晉来示為奴荀免四字即義村自訟疏語也然義村於此猶諱其為奴以前一節不以盡於君父也擬滄洲説則嘗日虜以兵圍住諸士夫常漢而斬殺數人使通事呼曰不降者斬之者皆如此欲降者皆跪義村從衆而跪適聞世完出去而請為同出云此一款萬目所覩其可諱乎

辨曰此段証語尤極叵測正顯道所謂甚於仇讐者也按江都日記廿二日虜兵陳城外誘分司搆和羅守備是夕仙源及權公順長金公益兼自焚南門廿二日朝琳原君世先奉 大君書往南漢是日宋公時榮李公時稷自縊死廿四日虜兵始入城分路左右我人居東虜兵居西不相混雜廿六日朝虜兵盡驅城中人渡江朝士李公尚吉尹公烇姜公渭聘李公惇五皆自到未絕而被俘云當初若有圖住胥溺之事則諸公豈待廿六而辦死哉懷川撰宋公時榮碣文曰公官位早微又虜不洗城欲生則生云云據此尤見當時事勢无執俘之辱有生出之路而今謂圖住諸士夫盡敵一城士夫於從衆之科不顧殉節諸公之

亦在其中人之死狀至此不足卞也當時事宗真萬目所睹而懷川之捏做如此故雖以李蓮之為懷血黨心不直之以書爭之曰此與鄙聞有異何為有此言懷川亦語沮荅曰當時只憑滄洲語若如来說愚亦何敢自是又荅喜朝書曰碑令李蓮亦非目睹不可專以滄洲為訛再度捏說若有若无以疑乱李蓮之言真老吏舞文手段也又白翊完南語李相享源蓮之父也指斥先人曰過有不可改之過夫人失行後亦可改乎云云完南滄洲誠以先人認作屈膝不可改之人則後来自家皆手薦學行書問恭訪情義不啻自欺云云君若是之甚也而

李選亦豈頓忘乃父之言書辨虜陣之事乎當其往復也懷川又何不以完南此語宗澮洲之言塞李選之口乎白做死人之說以恣一時之誣謂九泉無知忍發此言其類必有此矣草廬之侄李瀨嘗未言曾見李選言其先人初無不可改之說又曰背論事非澮洲語未知尤翁聞於何處云云選是草廬門人故言於頻如此此老援死人作證自是本習如沙溪愼齋同春宋怡誠宋子愼諸公皆在誣引之中矣蓋此老長處專在捏虛誣援而其適意做出適語添加亦本習也如前日木川之說忍人之說下友達魯之說皆是一般口氣識者自能辨之矣

宋又答數日前愼齋孫萬城來言當其初年被召
也以疏本進愼齋責之曰當引江都事自訟可也
渠悅然而悟改爲死罪臣而畧叙其宗狀云云
辨曰先人之以江都事引咎自府者乃平生本意也
愼齋之意則宗以先人之引咎爲太過使之依他例
以病辭職而先人終不從其時師友間論議之如此
懷川亦豈不知而今乃反說如彼至金萬城以證之
人之罔極何至此耶○金萬城云云明齋以書問于
萬城則躬來自明曰上年進候尤齋則問美村持疏
草稟議時先生有所指教否對曰稱賞而已别無指

教云萬城亦人耳何敢為爽宗之言以誣先〻生並
及我慎齋云〻明齋荅曰不待君言吾已知其誣矣
云蓋先人辞戢始於癸巳諮訊時而其時先人適有疾
使明齋持疏草進稟乙未辭持平時將欲上京盡情
故具疏躬辭於慎齋萬城所言蓋乙未年事也癸巳
疏書以生負而今曰改為免罪乙未始持疏進候而
今曰初被召命時癸巳已辞盡江都事而今曰乙未
怳然而悟節〻遠錯彼亦不詳本末只借萬城問荅
隨意粧綴并萬城而誣之前後皆此類也○其後俞
生相基偶得一故紙乃先人癸巳辞諮訊時以疏草

就正於市翁者也末端有書曰昴之心迹既與諸賢
去就有異君父既姉自分廝伏不爲餙讓之宗然后
前頭自処攄此爲準更无進退維谷之憂矣不書官
御一事似違格例而跡中已非他例則照他書耶亦
所不敢蓋必如此而後可慕自廝之本心矣函丈之
意以爲循例言病爲可云龍西之意以爲悉盡无妨
云未知何如云云此即以先人本心及愼齋龍西之
言奉質於市南者也相基淂此亦悟彼說之因取以
来示之彼中若知有此等宗蹟則必不敢造言如彼
矣

李問彼疏又以擢用尹鑴爲出於先生本意至曰與鑴往来无間又曰謂鑴英才不可不用當時事宲雖後生小兒猶且有聞知況前輩長老尚有存者彼雖欲自欺〻人其可上欺君父而天地鬼神豈不臨之在上哉然當時先生所以用鑴固迫於美村諸訟而終恐未免爲未盡之敝妄見竊謂先生此擧恰如粟谷之駁靑陽相似矣

宋菴未示所謂當時用鑴未免爲未盡善之敝者可謂堂〻正論也當而不快於心而強爲之是不但欺心而上欺 聖祖矣知罪知罪當時用鑴而

義村又以官鑴䧴責其意蓋咎其不以賓師薦進
矣忠貞李公(完南)曰觀彼葷意歟　上親臨見之也
辨曰擢用尹鑴自擬象山講學者見於韓聖輔疏訪
鑴於其家而論中庸者見於宋子頃疏謂鑴英才不
可不用云者乃全相之親問而傳之顯道者也亦其
箋中啓辭中此等人格外用之之意也不知以何事
謂之自欺而欺人耶夫如此而乃以爲忘身而斥鑴
又以爲一毛一髮无非罪逆是眞所謂自欺欺人而
上欺君父也天地鬼神豈不臨之在上哉○當時用
鑴一節自李秀彥疏以來皆用此言奚疾於人此則

閔相尚在當知其時宗狀也先人前後書皆在鎸為
進善之後矣所謂咎其不以賓師薦進云者亦同也
先人之意只欲使之通其論議而縻之以爵則非所
當先云云并與鎸及炭村草廬而歷言之此豈皆欲
以賓師薦進之意耶所謂親臨見之者顯道言此乃
閔相之說也今敵之於先人吁亦驟矣
李問彼疏又以先生之攻美村為專出於己酉之
書而非疑其劾用尹許宗根其有所規戒執此為
辭而謄入其書其意必以為此書一出則先生之
失可以盡暴於世矣然其所勉勵者不過朋友相

戒意未見有可諱之語況其言以為不以數跡為
戒麟功先生不但己酉一書云而又以先生所為
祭文為相許相與至分四等果使先生惡其規戒
有報復之意則美村平日麟功不但己酉書而猶
稱道如此何哉此其為說自相矛盾所以欲巧而
反拙處也又有一焉當時祭文之貶也彼中頗有
不滿之意也以先生為只許其節也今乃以先生
攻美村謂必在於己酉擬書之後反匿其前日不
滿之意有若先生於平日極其推許者然且亦自
欺〻人之甚者也

宋蒼耒亦以己酉尹書爲出於朋友相戒之意竊恐於此猶未盡覷破也覌其主意則都在於爲鐫地而趙許諸人俗所謂圖繞也然豈有與鐫聚精會神之宋時烈乎此則蔽於私而謂人不見其肺肝矣○耒亦所謂愚之祭文必有不滿之意者是矣夫東萊贊有云以一身而備四時之和是幾乎孔子而呂門猶且有言則鄙文尾全等語豈彼之所樂聞者哉○又曰和叔狀文粧點伎家文字幾於點鉄成金矣

辨曰懐川平日固已旋蓄功已有許多矛盾而及其

一死一生之後愠意漸殄故祭文雖有包含而不至
如後來作恠至於三學士傳云叙則亡乎轉矣及玄
石撰狀述其淵源德學甚備已不勝悵惜之性而已
迺擬書此滌并傳又飾其所深惡宿愠新恨雜然闖
介終始榛梗於墓文而初出江都尹鑴兩并以驅之
畢竟至於問答而極矣既以點鐵成金非斥狀文又
以効用許尹把作大案可知其心術之所由介矣至
如聚精會神一語覩其文勢不過為合同異通人才
南人中豈无人才寅協朝廷經畫大計之意也今不活看專
屬許尹疾持而急攻之其借并偏毛可見矣且懷川

當 孝廟之末不能與同春及炭翁諸名流聚精會
神則先人之以此効得懷川誠明月之暗投也安得
不遺其噬嚙也吾家父兄眼不識人一誤於鏌鎁誤
於懷此雖前賢所不免豈得无慨然於懷耶受眞諸銘而事
不從德浦宇文之諫明齋悔之亦何及矣
李問己酉書窃不能無疑蓋自禮論以後此之所
以待彼者固難其盡得其道然終是以君子而攻
小人令曰收司之律層加蔓延定為士論云則辭
氣之間抑揚太過無乃於邪正大体反有所傷否
趙絅洪宇遠不但以偏私之論善道之書便一変

書而或以爲〻　孝廟左袒或以爲不易之正論
此特先擬偏頗而已我嘗見美村與鐫書曰忽藉
炎〻之勢主堂〻之論云〻炎〻似指元相堂〻
蓋指禮論矣曾聞美村於禮論始從鐫說終又以
先生爲正云矣今以堂〻稱其論此豈其始從鐫
說之時耶
宋巷來示所論堂〻之論者美村本色議論終始
如此而常隨面而變改故能籠絡一世矣　來示
所謂趙洪不但偏私云者宗正論也美村蓋欲以
此等議論投合於彼輩欲緩其失身之攻者此其

宗心敬其子叙斥栗谷而與彼輩相諧彼輩一辭以為公正之人前則斥其書院謂違署書院令則以為署西書院其心迹盡露矣

辨曰先人書所謂堂〻之論云者言錫之即當自以其論為是而堂〻云爾豈以其論為是也喜朝不知論叙本末而誤認堂〻字懷乃以為本色叙論而繫之以籠絡之說此豈以喜朝之不知而并攻之耶誠有醜面目矣 其謂以此等叙論投合云者亦極可痛所謂彼輩雖有以失身攻先人者而為投合之計耶禮訟以前雖懷川亦不為彼輩所深斥況先人之

屛身林下者乎自木川說忍人說沃川通文以來彼中醜詆皆出於宋相之手達磨之說亦宋相之所做何可掩也凡因人名字居住附會詆辱自前多有此類盖其性本浮薄故亦自不覺其如此先人毎責其有兒習者亦指此等処也

李問朱夫子嘗曰若道賊當捉當誅便是主人邊人若道賊也可捉也可恕便是賊邊人矣若以此意推之其不意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乱賊之黨可知矣美村之於鑴正所謂不能攻討而又倡必不必攻討之說者先生

斥以黨助未見過也

宋菴来示所謂語類賊當捉云〻恰為今日證援
當初若究此訓愚何敢以黨助二字明言於前疏
哉彼不知此義而妄加詬辱哀哉

辨曰懷川每引晦翁之語以塞人言又從而攻之曰
是以朱子之言為不是〻有甚於洪水猛獸也否則
曰是不知朱子之言而妄說之是如矮人之看塲也此
段所言亦此意也噫明道謂一時諸君子當與安石
分其過明道是安石之黨耶栗谷救金孝元而又請
放三竄栗谷是孝元三竄之黨耶彼中輒以晦翁之

言歸其私意以誑嚇後生而後生輩靡然被驅冥然無覺方且承望附會而莫之知良可哀也賊當捉一欵已見於所謂门生卞疏而喜朝君以爲己之所兩得而若辞又深許之亦可笑也朱子之訓固有之矣用之不得其當則便爲舞文弄法之敝矣今有賊焉只是一草竊而捉之者以爲大憝也故張皇之要以爲己功傍覩者曰此是草竊非大憝也不可張皇以擾人心也捉之者便指以爲甬亦賊黨也又有傍覩者曰此爲主人非賊黨也捉之者又指以爲甬之亦賊黨也如此株連濫及无辜而人有非之者便斥之

曰王法如此亦不知王法可哀也噫何以異於此哉

不知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寔哀哉

李閔打愚疏其論中毒等處不免失旨門生疏則

前後事宗頗詳備此必右台潤色之力誠非小喜

也

宋荅打愚疏之失不勝驚歎

辨曰門疏即韓疏也却无所荅何也其時彼中指謂

疏本出於李畬而畬也自明其非出於己則砥相曰

誘爲我作可也云云蓋其疏本来自懷川故彼輩相

推而歸之於砥相也若果出砥相則豈无一言之奬

許而宗出自家手无以爲䓁故只舉翔蹟而已好笑
宋相之製蹟誘人己自宋尚敏趙達漢崔愼李眞顏
李景華手段已熟試取諸蹟而一按可知其爲一筆
法也

李問鎸所改中庸章句及理氣說皆在門下否倘
蒙下示則試欲一見耳
宋答鎸所改章句曾見堂侄基學家問曰此何䓁
書曰某送此書曰此說勝於朱子章句君亦錄而
讀之愚擲於地曰何物尹鎸乃敢如此又大責渠
曰汝受此書果欲讀之乎曰若是則尹丈何故以

牛溪之孫亦甚尊信也曰牛溪親子亦有附於仁弘者其外孫之尊信尹鑴何恠焉此徑從此不敢理前說未知其書今在何處也

辨曰此一段亦誣說也已見於聖輔疏并誠伯而誣之夫誠伯非不卞菽麥之人安有以鑴說為勝於朱子而公誦如此之理乎聖輔疏曰基學問尹拯何以亦如此宋曰以人之諡而效其尤則不肖甚矣基學即悟而其餘猶執其迷皆曰某是牛溪外孫亦此尊尚云爾此書則又以牛溪之孫為誠伯之言而添入牛溪親子云云之語其迺意增衍極口詬辱之狀誠

可痛也且懷川之斥鏶自以癸巳為殘陽則誠伯非外人也自少教學於懷門必孰知懷之斥鏶設有朋友之送豈不禀師叔而受讀之乃有此问答也不過取便於作託而且其已死故拜引如此不待明者而覦矣

李問今之救羅而攻先生者必先明尹鏶之不為異端然后可以成說而此則无一言半辞之及必於起頭盛稱美村道德節義以為凌駕先生之計誠可笑

宋答來示所謂救羅者必先明鏶之不為異端然

後可以成說云〻者正得其情狀矣蓋鏌與尹未見其少異以其道相傳故也夫美村之凌侮文元先生宗源於鏌之斥罵朱子規模而今彼疏全篇意象辭氣全受其來歷何可諱也

辨曰先明鏌之為異端云者亦可笑鏌於庚子以前則雖不足為異端而猶可以異端論之矣庚子以後則已失其身已不足為士矣況於甲寅以後身犯極罪可以異端論乎哉彼中每以明齋之不為明卞痛斥為有救護之意而以愚觀之復以庚子以前異端之說論鏌於今日者乃所以推鏌於象山之列而反

寬了後來罪惡也彼非不欲以惡逆詬鎸而此則不可以累及先人故必強援異端為之說以為掎濡此中之意而不覺反敗鎸於庚子以前之本色還可異也且以道相傳之說尤可痛既謂之扶護黨助又作此等說以加於人可以誣天下後世耶昔仁弘誣捏而賢故士林與之爭辨及其伏刑之後復誰與較辨其說今與鎸平爭異端何以異於與世弘更訐誣賢事宋李說略如右而蓋此問答甚可疑喜朝雖甚謟侫與懷川非一身一心安能揣知懷之所欲造偽者而必問之哉嘗見玄石所報喜朝不系門生疏為其師所惡幾不得容不獲已有此書以解其辭意何必

深責云云觀此則喜朝本文似不大段矣若使本色
如此無狀則玄石之言必不如是歇後令此中不深
責之於喜朝而已且觀其所論說排鋪操縱關鍵甚
筆力甚優決非喜朝之文也似此懷就其若干問辭
而增衍之自問自答以示其所欲噴薄者也蓋前後
章疏猶不敢大肆至此書而舞弄手段極矣當其寫
出此等讜言於筆端也殊不畏天日之昭臨而鬼神
之在傍耶鑴之無狀猶無此習此吾所謂殆有甚焉
者也

丁卯四月十七日館學儒生鄭津等上疏 疏語比韓疏大同而

稍綏不錄荅曰多士為儒賢伸卞出於至誠甚嘉一脉公議之不泯矣

是時全昌葉初為蹤頭文谷以蹤語侵詆魯西以書嚴責之即命劉名○李覌命不稟父命系蹤李西河斂叙書謝明齋曰世間事或有出於非料者只是兩心相照又謝德浦曰向來癡兒不曉事固不足以傷兩家兄弟之義而教子无素家翁贅贅為可悔湅明齋荅曰當初固不能无訝於執事今承台教鄭重兩心相照之教尤不覺三復增愧

戊辰晝講筵說 三月初八日

判府事李尚眞啓曰臣素有區區所懷請幷仰陳前
大司憲尹拯背師之說事涉大老故人皆難言而臣
意則不然大老元非聖人地位賢者以下或不无一
事差誤則大老此事雖差誤不害爲賢者論拯之事
何必爲嫌第欲詳源委則恐涉支煩言其槩則拯父
贈參議宣擧猝被追詆而轉展至於醜辱无餘地此
雖初出於門下終亦有曲折於其間以拯痛迫之情
安得隱忍以全師弟之道乎惟其不能直自告絶而
言及於答人之書書中又有論學之說此則拯之失
也其尊則父師雖同其性則天性之親自當有間父

師間処變之道臣未知拯之有罪也東漢趙苞爲遼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不聽而戰虜殺其母程子非之曰以君城而求全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必不得已則以身降之可也朱子綱目特書之以此見之則人子之於父母道理當如是而至情所在大義猶有所屈也推而比諸師生豈獨不然臣以程朱所論爲正而斷知其不爲背師也　上曰大臣所達不无竟見矣又啓曰尹宣擧江都之事誣毁儒生雖或一如所言自是學問前事而所樹立卓然久爲士林之尊仰所以爲大老平

生道義交則其賢亦可知矣羅良佐之疏雖是爲師
卞明而有侵攻大老之語故朝家旣施屛裔之典韓
聖輔之疏詆辱宣擧不啻狼藉則同是侮賢而終無
罪罰朝家用法豈宜如是其不均乎 上曰韓聖輔
疏語亦多謬矣又啓曰自宣擧至于拯儒學傳家宗
行純正鄕里觀感化爲善俗其有補於風敎固非淺
鮮矣到今父子俱受惡名世道誠慨然而曾以禮遇
之臣久不齒儒臣之列臣恐 聖朝終有不承權輿
之歎矣且臣於大老自少慕悅而與宣擧亦嘗早年
從遊晩又服其成就臣於兩家情分惟均元所左右

豈有偏係而只是直諫所見而已 上曰卿之款款予已知之豈以偏係疑之乎

一 判府事李尚眞劄子 三月十一日

伏以近日朝著之上氣象睽乖疑阻日甚和靖无期此病不除則國將不國試以前大司憲尹拯之事言之群議之所以罪拯者 聖明之所以待拯者實有不愜於公議未厭乎人心者蓋拯家傳儒學讀書飭躬守志山樊厭心簪組目今士趍偷薄人物眇然之時如拯之比指不可屈可謂一國之賢士也向年與人往復書中言及奉朝賀宋時烈事雖於遺辭之間

不免有宗著然非有搆毁時烈之意蓋由於為其賢
父故至痛在中言不暇擇語其事則雖非原其情則
可恕而不復舒究其本意直斷以背師死状之小人
永削儒名不齒朝籍者于今五年而且拯文之宣舉亦
一世所倚尊之儒賢也曷者羅良佐等之為宣舉訟
卞也以侵攻時烈之故至施屏裔之典韓聖輔等之
醜詆宣舉不啻狼藉而不惟不加罪之反賜温批良佐
聖輔侮賢則一也而一則流竄而一則優奬処分過
當扶抑偏重人心安得不拂菀論議安得不潰裂也
人君御世体天之道雖匹士之賤庶官之微不可以

一猶永錮其平生况極在　先朝而已在徵召之列
逮　當寧而顯被禮遇之隆位至宰樞名重儒林若
以一時之失永為清朝之弃物則朝家承措所損非
細且謂極誣辱先正臣李珥添一罪案噫嘻是何言
耶極以先正臣成渾之外曾孫其所以宗仰李珥者
宗與渾无間詬辱之說人情天理之萬不近似不過
其父冈極之謗以李珥成德前事藉重以證之而已
其所執言初出於吾人書辭而泛過屢年始府於謂
極背師之後轉展層加並及其恣意醜辱无復餘地
此尤士林之慨歎不已者也臣昏病摧頹死日將迫

有何趍世路附朋黨之念乎惟其縷縷至此者宗非為私護拯而亦非欲置拯於全然无過地也誠以聖明処分宗涉偏重士論戢此而携貳朝議因此而乖張傾軋成習保合无日未必不為喪邦之根柢故冒犯忌諱畢露肝膈伏願 殿下亟下 綸音禮待如初云云 答曰卿之前後陳說雖出於憂愛之誠而其在朝家進退之道惟當較量是非從容善処而已何必汲汲然率意輕行然后方可合意耶卿其安心思量焉

判府事閔鼎重劄子 十六日

伏以臣曾於甲子年间伶陳尹拯背師之罪不當復以待賢之禮待之盖以拯自少受學於奉朝賀宋時烈情義不泛人所共知拯忽然投書於士友间訾詆其師无所不至或云拯之父見斥於宋時烈爲子之道何可復全師弟之義无足恠也然拯父見斥已久而拯於師弟之分固未嘗自異也乃於一朝私相毁辱於人无復顧忌曾謂一國之賢士乃若是乎孝老大臣入告出劄惓惓以此事爲言而至謂𥝠根柢信乎人見若是其遼越也臣既被人論斥理難自嘿云云

答曰朝家是非固已堅定豈可以一人之言有

所撓奪也於卿別無所嫌安心勿辭焉

判府事李尚真再劄 十七日

伏以臣於尹拯事以爲人皆有父母而人情亦不甚相遠義理自在其中是非元非難卞程叔子之論趙苞一事極言君臣父子間所遭極難處之處〻君臣尚且如此況於師弟乎臣之本意非以尹拯爲全無所失只以其情誠有可恕其人不可終棄而朝家之扶抑未免太偏無以定士林携貳之論做朝著和平之福故日者登對妄有所陳而繼進文字以伸餘意伏見判府事閔鼎重劄本似不無務勝之意而聖

批亦與臣所親承於前席者有異臣於此宗有所未
能釋然者　聖明旣以臣言有不无意見之教則今
於答爵重之批反示未安之意者臣不敢知前後
聖意之所在而臣之惶惑則滋甚焉凡諸処分其事
爲是則固當堅守不撓如其不然則改之爲貴恐不
宜因循苟且也云云　答曰予於尹拯事本不以爲
是而筵席下教亦非以禮待如初之說爲十分穩當
則御所謂前後有異惶惑滋甚因循苟且者指何事
耶噫末世之人隨俗反覆之態心常痛惡而不料不
美之題目反及於寡躬慙赧之極矣夫復何言

十八日大司諫李奎齡疏言 聖批太欠和平 上
納之改批刪去噫字以下●判府事李尙眞三劄待
罪 答曰遣辭頗欠稱停自致元老不安及見怡
疏懇悔易喩於卿少无引罪之事安心勿待罪○四
月掌令權持將刻前叅判李選大司憲李秀彦立異
避嫌引大老以藉重執義李𧮮處置并請遞啓曰李
選之頃年燃人私書致有八路通文之擧士類已疑
其心迹若欲追論只此足矣秀彦之擧證大老以爲
伸救之欛柄者宗是向來憑藉制人之手段誠甚不
韙後日特遞臺職○五月府啓林溇權恒李選間惎士林交亂朝

著諸罷戢　答曰李選持論處事深刻偏頗予固審
之用舍之權自在人主何必罷戢而後方可得体耶
停啓後　備忘記李選雖不允抬啓壽司清選不
可因仍苟帶為先改差○四學儒生尹世綏等疏論
李㙉處置啓語侵逼大老凌踏先儒又伸李選以為
私書本非暗昧既抵史局朝臣傳説通文之舉本不
由於李選又斥吳道一銓注閔美之罪　答曰疏陳
出於為國尊賢予用嘉尚而第告君之辭全不稱停
多有忿懥謬戾之語誠未穩當○吏曹叅議吳道一
同副承旨李㙉上疏遞以學儒誣詆也○十二月湖

南儒生白光瑚等上疏首陳祭酒臣朴世采被譴之過時陳袖劄被嚴旨請益篤待賢之誠又言先正臣尹宣擧誣辱之徒援迹而起以子之故追訟其父至於前大憲尹拯師生父子固有輕重而訟者直加以背師之罪恣意躪躒又搆成誣賢之罪世道乖常請使詧正之説不作徵召之禮復加 傳曰白光瑚等急於營救尹拯敢以牽復禮待之儒臣事并之於首隱然有眩亂掩迹之計而若其首尾語意无非爲尹拯左袒而末乃以徵召之禮復加等語肆然筆之於書不但設計之巧密其蔑公論而无忌憚莫此爲甚所當畧

施警責以正士習而姑從和平鎭定之道此疏還出
給

奉朝賀宋時烈疏己巳正月未及呈

伏以云云惟臣妄不自量以爲詖淫邪遁之說極害
聖治朱子旣以爲人人可斥其說臣以爲今日之詖
淫邪遁比楊墨尤甚而其言之盛行又不止塞路溫
天遂畧爲攻斥之說擧世怒罵而羅良佐成至善等
上疏詬罵无所不至則李喜朝深怔至善以渾之孫
亦叅其疏以書來問臣答以渾之孫故亦叅其疏矣
因畧言其所以然之故盖臣師金長生少時尊慕李

珥不啻曾子子貢之於孔子故於二賢不無殊差覜也其後渾之學益脩道益尊則亦與前見有異矣及至壬辰倭變之後渾見危急存亡之機決於呼吸之間不得已請從天將之說以從權宜濟事之道而大被宣廟之怒責夫天將之說即和議也臣以爲變不可尋常處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渾容易進說以歸天怒若使珥當之則無是矣此亦羹墻珥之至意非所以譽渾也蓋歎其所遭之不幸也不料渾之子孫門人不諒先師語不平於差殊覜之意又怒臣師過斥其子孫門人說轉展相激以至尹宣舉肆不遜語

於臣師此蓋彼此兩門不相悅之源本也惟其妄生疑怒視臣師門有若敵國轉展層加以至今日則至善之攻臣其理勢然也豈料時輩以此謂臣誣毁於渾云云若夫渾之權宜之議則其高弟黃愼亦嘗疑之矣今議者若謂全甚何敢云爾則豈不爲識者議之冷笑乎如或斥臣曰其師說雖如此渠安敢公誦云爾則臣將不待辭終而服其罪矣大抵先師常以爲朱子論文王至德不如泰伯之全此所以尊君臣之禮也先師之尊渾可謂至矣而尚有權經之說者所以微存春秋復讐之義今雖有朱子說孰敢以是

而貶文王之聖哉先師雖有權經之説孰敢以是而
貶渾之賢哉云云抑臣竊有寃痛之事臣父臣故生
員甲袮當萬曆丁巳取司馬試時榜首李棨久率榜
下投疏自陳不爲謝恩於西宮之意臣父大言折之
稀指西宮拜謝如禮其時凶徒設欲汚衊多人故臣
父姓名在其中矣今尹宣擧外孫朴泰輔對衆言臣
父是參凶疏之人臣崩隕痛寃既已思之臣嘗言其
外祖尹宣擧之忘義辱身爲可惜故其黨凡係節義
之事无不惡聞而欲害之夫江都之變賤持平全益
熙以儒生守堞禦賊竟殺其身其節尤可尚矣而宣

舉之子極乃以為死必死之義其所以害理傷化豈
不大哉又記曩者生員宋尚敏為其師宋浚吉冒死
伸寃賊鑴等杖殺之　殿下嘉奬贈官〻子章甫將
為祭社之舉工役已興而宣舉之子推為其土主以
慘刻之言沮之觀極與推之意則蓋以為褒揚節義
之士則吾父益有所愧焉沮排節義无所不至而今
泰輔又於臣父詬辱如此云〻
李喜朝聞牛溪之孫亦叅其疏疏羅云〻
宋若牛溪之孫故樂與其疏也其説甚長蓋文元
公先生自少嘗以為栗谷牛溪若是其班乎故大

為坡州所怒及壬辰以后又不无可疑又嘗於松
江得罪後坡門諸公頗附仁弘欲緩崎屹於牛溪
則文元先生大加非斥其涼如此末流之懷襄於
今日何足怪也

辨曰懷疏中壬辰云云即答李書壬辰以後可疑者
也此指甲午奏本之議也此說詳辨於先人所述牛
溪年譜後說可考而知也所謂和議者非如靖康建
炎之於金人也乃 天朝許倭納款也所謂 宣廟
之怒責者非以此議而歸咎也乃 天怒由於積讒
而特發之於此事也今泛知為和議欲以敝之於忘

詈釋怒之科每提　宣廟怒斥之語欲以此爲得罪之當而使人不敢容喙亦可見其用意處矣○和之一字非牛溪之言亦非牛溪之意也詳見於牛溪答秋浦栗川諸公書矣今欲勒以和議歸之於牛溪而又以己意說出沙溪言外之旨欲誣牛溪以違悖春秋之罪如是而謂无一毫詆毁之意者可乎

宋奉事名在免疏之說盛行一世偶聞而偶傳之者奚翅士元一人而已今乃歸之於士元并與吾兄昇而目之以排斥節義其所以湊合附會者奇奇怪怪此豈有識者口氣耶寧不欲與之對吸也已已後玄

石報以尤翁聞士元死極加傷痛平日文字及於士
元者令子弟皆毀之云〻認作補過者然此翁豈知
過而能補者也不過士元既殉節而死則自家所以
詬罵如悪聞節義等語自敵誣罔爲千載所嗤故特
去之耳然此疏中語句將流傳而不可滅其搆誣節
士之罪何以逃也
己巳二月初二日奉朝賀宋時烈上疏論　元子冊
封事　命削黜因臺啓濟州圍籬安置○當夜玉堂
入侍時　傳曰尹拯之事極爲微細畢露紛擾至此
曾前勿爲待之如初之教還収可也○十一日引見

時 上曰向時論議三分五裂者蓋引尹拯私書出於宗錄廳故也以此相攻擊至於四五年而爲時烈者所言皆爲苟且不若爲拯所言之白直也乙丑春間有李震顔者投進攻拯之疏〻旣非傾陷故施以停擧之罰矣其時領敦寧金壽恒乃以震顔之疏爲是伸救多端終至於反其是非至今爲大風波朝著無一日寧靖如此顯著之事不可置之領敦寧金壽恒罷職

懷川祭沙溪墓文畧

竊惟集群聖而大成者孔子也集群賢而大成者朱

子也以故栗谷先生常曰幸生朱子之後學問庶幾不差惟我老先生宗承其統常曰微朱子則孔子之道不明不傳矣不幸有尹鑴者戾氣所鍾乃敢攻斥朱子不遺餘力小子不自量揣極力詆排爲其所嫉曾有巨濟之行先是尹宣擧以牛溪宅相又爲私淑之人而顧乃黨鑴甚力以厄斯文小子又以爲春秋之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并與宣擧而攻之則其子拯不思自反蓋愆之道而反詈覗小子顯有抑揚使其勢滔熾宗國幾亡又敢爲詆侮栗谷之說小子不勝驚愕攻擊之言或過其中因而仇嫉謗讟海溢河

湯彼之相與黨助者又多昔時攻栗谷之人之子孫也今因朝家有事小子遂有此行而極乃騫騰小子自以爲茍使吾道由吾而不至盡亡則雖滅死萬萬無恨矣云云

懷川與權尚夏二書己巳

今年正月君平蒼黃闖入門愕然而言曰極與䂵同謀將欲先殺吾家次及先生豈有如此事乎余曰何至於斯自今觀之則宗逆狼籍不啻如泥中之鬪獸矣君平金萬埈䂵沙翁庶子　又曰在濟州極與其徒每欲爲大尹掩護黨錮之迹今日錮之遺孽於榻前罪賊臣時

拯貧拯之父子因伸白鑴再擬拯於大憲其黨鑴之宗不言而自不得免矣日者有名門子弟悍甭而入曰拯也猰也以免訐將先殺全門次及先生家而余以猰故不敢深問居數十日而乱作一切皆驗焉辨錄按懷川已巳之禍公然敵之於明斋其祭沙翁墓文已示其端又與權致道二書一云宗迹狼藉一云一切皆驗未知所謂宗迹所謂皆驗其果何事而自唱自和白地搆誣宗非平人語頭一邊人以為吾師齋云致道輩至筆之於墓文誠可笑權既因祭文及二書斷為定論書之於金石則當益明其師語以訟其徒而其笑還江上問答中論此事乃變師門宗迹皆驗之語

而只敗之一苗脈又迂就於朴泰晦李駉命云云之
說極虛說可笑權亦自起於悵說之元謹有此捏附
放

嘗見黃世禎長城日記悵川以李幼能張靜之二
事爲禍本懷亦自知其禍之所由出矣當乙卯之際
南人必欲殺懷川擬草廬說則已有淸風家流入之
說爲驕秉之禍有功舊之批朝論則一歸於告　廟
之論再歸於越海招寇之謗而特賴光城之力免了
死耳已巳之禍特乙卯之餘燼而庚申之怨激其燄
耳蓋自甲子以后六年之間悵川專以搆捏明齋爲
心日夜謀爲經營書札文字惟此一事宗元新厫招
禍之端而　元子之號　肅廟錯認其立異也大禍

忽介黨人秉之乃以平生忿戾之心斂咎无所弃疾於明斎而後人紹述之横挐一世而莫之敢枝梧世自有辨之者矣

黄世禎日記曰(己巳之禍迎問中路)先生吾之禍本君其知否黄曰禍祟多端不能的知矣先生引李幼能(端相)所報之語及張靜之(善徵)私覿之事曰此是吾之禍本之大者云云又曰吾之取禍亦是尊周衞朱之故也黄曰此等說話恐在斟酌矣先生曰世人多以吾之不書年號為非而賊鑴則以攻朱子為其一生能事以此言之吾之取禍又不在於尊周衞

朱子 按清風家李幼能張靜之三說未詳其宗自中必有流傳矣

明齋答玄石書

耽羅之行未半而忽被後命於中路舊誼所在不覺憮然丁卯春以前情義雖絶而猶有先我負人之心不欲以薄而自處矣及其手跡之後覺此意思都盡而顯道跡中所謂据摭崎屹甚於仇讐之語則猶以為太過矣至其與李喜朝問答者出則真箇甚於仇讐矣其語及先人處用意裡詛多有不忍見者以此今其南去也或有効其往訣畧存終始者其柩斂也又有欲其一哭者而終不能強枉吾心而苟為形迹

未知或者之言與區區自處之義孰得孰失也共告
沙溪墓文想亦得覽要以此爲身後定論蓋至此而
極矣

懷川禍後明齋素食三日玄石素帶三月客有問
於明齋曰爲懷川行素何意農隱在傍曰吾兄此
義似不分明客曰玄石事何如農隱笑曰玄石事
亦不分明矣此說訛傳玄石懷川家慍怒云





